

戰地服務團叢書第二種

第20集團軍 從征記

馮伯恆著

第十二集團軍從征記

馮伯恆 著



國立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叢書第二種

1939

MG
I253
234



3 2173 0973 5

第二十集團軍從征記目次

前記	（一）
從征的序幕	（三）
武漢之旅	（八）
長沙二十日	（一五）
軍風紀在進賢	（二一）
井的故事	（二六）
憶南昌	（三二）
幾個進步的組織	（四〇）
離軍之惆悵	（四六）

新1329

附 錄

關於商震將軍·····	(五一)
商震將軍：現階段抗戰的意見·····	(五六)
商震將軍：剷除民族史上的污點·····	(六四)
李兆麟師長：蕭縣守衛戰之回憶·····	(六九)
周熹文參謀長：黃河南岸之游擊經過·····	(七六)

前記

當我寫完了本國「工作第一年」南潯綫上一章以後，我覺得除了以工作爲敘述主題以外，個人隨軍生活中的片段和雜感，似乎也值得一記，——而事實上在過去一年來北行生活日記中，我也曾經多少寫下了一點，現在，趁本國第一輯叢書編印之際，把這一階段的記憶重新整理成書，作爲抗戰二週年紀念的一個小小的獻禮！

在書中，也許會抓住一個行小小的事實而飛鴻長談，會把一二個人物反覆介紹，這種帶有直覺的衝動性的記錄也許會失於蕪亂，被讀者認爲「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然而筆者所希望的却正是在此蕪亂與零碎之中把握着現實的多樣性，暴露一些事態的真實，一個大森林的鳥獸，固然可以看出它底全貌，可是這裏邊的一株精壯繁茂的大樹幹和它底一枝一葉，一花一草，我們也不妨個別看看，這也許會成爲我們理解這個大森林底滋長前途之一助。

第二十集團軍過去在南潯綫上是一個有力的作戰單位，去年秋間轟動全國的瑞武路大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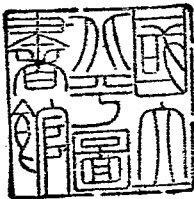
，正是該軍英勇將士們用血肉去換來的光榮戰果，短短三月來的從征生活我所能體驗的事象雖然談不上深刻，然而我却願以一個戰地工作者的客觀立場，盡可能給讀者來一個忠實的報導，並向第二十集團軍全體將士。遙致抗戰至上的敬禮！

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記於香港

從征的序幕

便欲栽花先殺草

何當擲杖早成林



爲着要理解我們隨軍工作的因果和脈絡，於此我得作進一步的追憶：

是一九三八年四月間的事：本團第一戰區工作隊從鄭州出發到開封。那兒第二十集團軍的防地，爲着代表華南民衆和中山大學向當地抗戰將士致敬，我們便決定向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商震將軍獻旗。在獻旗之前夕，從第一戰區戰地警備司令王澤民先生口中，我們知道商將軍已離開開封到河防前線視察去。那時我們爲着趕去徐州前線，看看台兒莊會戰的情形，心裏不禁暗暗着急，可是那天晚上我們便接到總部傳參謀長的電話，說商總司令剛剛回來，他知道我們到汴垣，很高興和我們相見，請我們馬上先派代表到總司令公館談話。時

間已是晚上九時了，我和其他兩位同志便依約到中山路的商公館去，肅穆而有禮貌的副官，引導我們到一所古雅而樸素的客廳，一分鐘以後，一陣馬刺距的響聲，商將軍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堅強的軀體，飽滿的精神，爽快而又虛心的談吐，使我立時獲得一個嶄新的感覺。過去南北之間因為地理環境和政治形勢的隔膜，一般南方人對北方軍人的擬想，不能為諱的是有一些傳奇化的，然而在那天晚上的初次會見與談話中，却澄清了一切過去擬想的迷霧，使我暗暗感到一個人物被幻想與幻想別人的危險性，還是俗語說得好：「聞名不如見面」。

過一天，我們全體在齊魯花園內總部向商將軍正式獻旗致敬，記得同來的還有一個甘肅慰勞代表團。齊魯花園是開封的一個名園，在往昔昇平世代是當地達官貴人們的沐浴場所，園的裝點雖然談不上怎樣堂皇壯麗；可是茂林修竹，湖沼樓台，却別有一種閒逸的北地風格，商將軍就在那園中央的一所古雅的齋舍裏辦公，當我們整隊來到總司令辦公廳門前，引導的副官，請我們在這裏歇息一下，那時我們游目四顧，大家都在欣賞着那齋舍門前底各款名人的對聯和題額，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門外正中的一對的對聯：「便欲栽花先殺草，何當擲杖早成林」。這滂薄的氣韻，畢竟是英雄的口吻，念起來似乎是前人的集句，我循誦再

三、腦中泛起無窮的感念：真的，「我花先殺草，」這種從園藝的小常識所引伸出來的修齊治平大道理是永遠一貫的，沒有破壞，便沒有建設，「擲杖成林」這種容易的事，畢竟是山海經中的神仙故事而已！在這空前大動亂的時代中，我們不僅要抵抗敵人的多面侵略，同時還要整飭內部的人事傳統關係，這種艱苦的程度，在中國歷史上是無可比擬的，爲着要克服目前的雙重頑鉅性，每一個主政或主軍的當局，必然要有我花先殺草的大決心，用決斷而又明快的手法，大刀闊斧地從事於內部的興革工作，這樣才可以把握一切有利的時機，發展自己，拯救危亡！不然的話，則那一類什麼「滋蔓難圖」「姑息養奸」……的不祥成語，也許就落在自己身上，成爲歷史上的痛論！這一瞬間從那警策的聯句而引起的感想，從此便滲透了我往後對於戰區內一切人事問題的觀察。牢牢地印在記憶之中。

當獻旗儀式完畢了以後，我們便隨意在園中逛逛，接洽商將軍派人來請我們到偏齋進午膳，商將軍和總部各高級軍官都列席，席間大家都很關切地問及華南的一般情形，商將軍是健談的，他從南北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問題說到徐州會戰的形勢，更縱論一般戰略與政治的問題，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大家在一壁進膳一壁談話時的那種不分主客的熱烈討論，特別是

談判戰區的民衆動員問題，商將軍很沈痛而又興奮地替我們敘述法蘭西人民愛國的熱情。據說是蔣百里先生對他談及的：在法國，有一幅有名的圖畫，描寫着法國國民怎樣地愛護祖國服從於戰爭的故事：一個其樂融融的家庭，父母妻子在一起進膳，門前來了一個警察拿着一張寫着寫着「祖國危險了」的告示，壯年的丈夫，便從餐桌中跳起來執起他底來福槍。這真是一個雄壯而動人的強烈啓示，充份地表現出一個公民在國家遭遇侵略時所應有的熱情和責任！從商將軍談話時緊張的表情中，我們是深切地能會到一個開明的軍事領袖在對抗戰過程中有着怎樣的光明憧憬，我們在低徊法國歷史的故事中，都一致深深的感動！

在齊魯花園宴席上的談話中，我們找出一個新中國少壯軍人的典型，他不僅有堅強的體魄和高度的愛國熱情，同時還有淵博而進步的學識，充份表現一種雍容閒雅的儒將風度，在一席談話中，爲着解釋某一個抗戰現象，他一再地引出拿破崙，俾斯麥，克勞什維茨，斯梨芬，以至魯登道夫等一切偉大的政略家和戰略家的名言，很隨意地給予中肯的印證，這種引徵博洽的精神，使他跳出了一般對抗戰問題的庸俗理解，這是很邏輯的結果，在這時期開始，我們對這位開明的華北軍事領袖，有了很好的印象。

其實在鄭州第一戰區政訓處的時候，李處長世璋先生早就對我說過商先生對青年人是很愛護而樂於接近的，在我們離鄭州到開封前兩天，政訓處的一位朋友何世庸同志——何同志是立法院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何遂先生的公子，何先生是商先生的老友——在談話中知道我們要到開封向商將軍獻旗，他也告訴我一點關於商將軍在華北過去的政績，和他在七七事變以前怎樣因積極反對冀察當局的妥協政策而遭遇排斥的經過！因此，我們也抱着虔誠的敬意跑到開封去！

真的！開封的獻旗和會見，並沒有使我們失望！特別是商將軍第一次在公館接見我們的時候，我們提到工作的願望問題，他就毫不躊躇地對我們說：「好極了，我是十分願意和諸位在一起工作，請諸位過一兩天先到前綫看看，如果大家感到什麼，不妨老實告訴我，軍隊應該做些什麼，也希望諸位多提供一些意見！」由於他這種豪爽的態度，結果我們在全體會議中便決定派出七位女同志，參加第二十集團軍的婦女宣傳隊到考城一帶做隨軍的工作。

這是本團和第二十集團軍發生工作關係的開始，同時也就是後一期南潯綫隨軍工作的序幕。

武漢之旅

當徐州大撤退以後，我們男女同志都先後回到武漢，大家在亂離時代再度會合，各言別後工作生活狀況，自有一番感喟。女同志方面更告訴我們：商將軍怎樣對青年同志的關切，她們還舉出一個虛驚的事實：是在考城附近的一個村落，她們和婦宣隊的一小隊工作者率命到來做調查和宣傳的工作，剛到了幾天，忽然據村民的報告說：前村發現了一大股土匪的蹤跡，說不定會來到本村，這個可怕的消息傳到她們耳朵，不免有點驚擾，因為河南的匪幫是著名猖獗的。許多時發生過和軍警開火的事實，如果土匪們真個要來的話，此地的防軍極少，那麼問題委實有點嚴重性。於是領隊的同志便馬上打電話報告商將軍，商將軍據報立時派兵來接應，不到一個多鐘頭，七架裝甲汽車便開到這村落，然而土匪却已聞風先遁了，結果只是一場虛驚，此外，她們還說過另一個事實：常大軍向許昌退却的時候，婦宣隊的同志在大雨滂沱中徒步作急行軍，北方的公路特別壞，下雨時滿路泥濘，走起路來是相當吃力的。

幾個女同志也因此而跌傷了足踝，剛巧商將軍坐汽車從後面趕到，見狀他馬上停車慰問，一面把傷者扶上自己的車裏，一面叫副官馬上以電話通知副官長無論如何要立刻騰出一乘空車給婦宣隊女同志乘坐。結果女同志們便免却一半路程的麻煩。我們聽了這兩件事實都引起感激的情緒！

從第一戰區回到武漢的時期，中原的戰局，在急激動盪之中，我們今後的工作動向也就發生了問題。首先，我接到團長從香港來的訓令，着即開始在武漢成立運輸的中站，以利後方物資分發到各戰區的工作。當然，我們是爲着到前方工作才北上，停在後方的武漢辦中站事情是誰都不感興趣的，然而在徬徨與苦悶中，也就聊勝於無地遵令辦理。

在這個時期，我們偶然遇到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的執行部主任鄭彥芬先生，鄭先生是過去的中大法學院院長，大家因爲師生的關係，相見之際十分高興，那時中國分會正開始改組，承鄭先生的美意首先邀我和另一位潘同志加入分會工作。後來又多邀了張黃兩同志進分會主辦刊物，我們因爲武漢中站的關係，一時既不能離漢，中站的事務是相當空閒，於是也就樂得就地參加一些救亡工作。不過我早認定中站工作是帶有過渡性的，作爲一個戰地服

務團的團員，遲早非到戰區的前綫工作不可，於是我在參加中國分會工作的開始便鄭重而又懇切地向鄭先生聲明，在個人對團體的職責未弄清楚以前，我只能答應在未離武漢之前負責分會所給予的工作，如果團體決定向前方推進，那就隨時歸回隊伍，出發工作；雖然留漢的同志人數不多，但我們絕不能就作爲隊伍的解體。這一點衷誠，獲得了鄭先生的接納，於是在中國分會，我從事過二十多天的辦公廳生活。

在這個時期的工作生活是可紀念的，特別是由於鄭先生的信任，我很痛快地提出幾個新的工作計劃，都獲得採納。七月十八日全國一日響應巴黎反對轟炸不設防城市大會的工作，也由我們推動執行。同時鄭先生還打算把一個會刊交我們主編，一切在順利發展之中。

當然，我們從沒有忘記本身對團體應負的職責，每一天我們都考慮着今後的戰地工作動向，忿激地向前方各部隊取聯絡，密切地和團本部通消息，本來如果要隨便到一個軍隊工作是一樁容易的事，不過我們却始終深切地顧慮崗位上的工作問題，以爲一個作爲代表國立大學的戰服團是不應隨便幹一點搖旗吶喊的隨軍工作的，我們這一羣從老遠的南方，拋棄了家庭生活，職業生活向戰地跑，也不希望附庸抗戰工作的美名，到前方隨便做一點可有可無，

不生作用的工作。反之，針對抗戰現實的需要，我們所希望的是做一個向進步方面的推動力，問題於是乎便存在了若干困難之點。有一位朋友，他準備到防守大別山脈的一個野戰軍團主持的政治部工作，他熱烈地請我們到時去幫忙他，可是結果他沒有接事，我們於是又向別處找關係，剛巧一個東戰場有名的游擊軍的領袖來到武漢，我們會見了，他很熱烈請我們到那邊工作，於是我們經過一次熱烈的討論，大家認為爲着整個團體的前途，留武漢時期是不能太久的，前方工作必要從速再建起來。

是去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因爲團體的行止決定了便向中國分會辭職，鄭先生起初感到有點詫愕，後來我根據在參加分會工作前的聲明，解釋一切行動上的苦衷，鄭先生也就給予同情的諒解，同日下午，我拍了一個電報向葉團長報告日間出發皖南參加游擊軍工作。

中國分會二十日來的工作，除了表現一點工作的推動力以外，我們沒有什麼成就！如果單從個人的生活待遇上來說，那末分會的職位自然來得安定優裕，不過爲着發展團體的前途，爲着滿足好動的個性，那也只好中途離開這有國際性的救亡團體，來去匆匆，這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

當我們辭了分會的職務，拍過電報向團部報告行程以後，大家便準備馬上離漢挺進皖南。不過說也湊巧，第二天——六月三十日清晨，一位女同志來找我，她說商總司令已到了漢口，很高興接見我們，爲着答謝過去第二十集團軍對本團女同志們的照拂，我們是應該派代表去致意的，就是那天早上，在漢口特三區的一所大廈中，我又會見商將軍，寒暄之後，他便很快地討論到軍中過去和今後的工作問題，他激賞着豫東戰役時期本團女工作隊的成績，表示今後轉戰江南，更希望有南方同志幫忙軍隊的文化宣傳教育等工作。商將軍談話中的虛心和懇切態度，使我十二分感動，接着我表示本團隊伍現在有待於調整，不過我們很願意提供一點工作意見，他馬上熱烈贊同，於是我便回去對留漢各同志申述見商將軍對於軍隊文化宣傳教育工作的熱心和對本團之殷望，大家都感到很興奮，一場討論的結果，我們得出如下的結論——（一）我們認爲一個正規軍內部的宣傳教育工作的推動和改造，由於其本身歷史條件與目前戰鬥環境的決定雖然比游擊軍來得困難，但惟其困難，故更迫切需要幹部大量参加工作，以苦幹克服一切。（二）在一個有爲的統帥領率下的部隊，是有前途的，即使軍隊傳統中還存有若干缺點，但新的幹部在獲得統帥的信任中而参加工作是可以影響軍隊的進步的。

，（三）我們雖然準備參加東戰場游擊軍工作，但爲着選擇一個更有意義的工作環境，我們是不妨把行動的方向修正。根據這三點原則上的決定，當晚我們在長江飯店開了一次工作座談會，草擬了一個發動軍隊文化教育工作綱領，（見工作第一年一二〇頁至一二二頁）第二天便送交商將軍核閱。

七月四日，商將軍派人請我們馬上去談話。他以豪邁而熱情的態度。表示接受我們所提供的工作綱領，接着更替我們補充了工作隸屬系統的問題，他認爲我們參加了軍隊工作以後，在統屬上可以直接轄於總司令，不必疊牀架屋，間接麻煩，妨礙了工作的發展，這正是我們所期望而不敢啓齒的，因爲過去不少隨軍工作隊伍，參加軍隊以後，在統屬上一重又一重，甚至要仰體一個科員或副官的鼻息，這一來，簡直沒有機會和軍事長官直接接觸，一切計劃與意見，也許就窒死在幾個中層的人員手中，結果，這個隊伍做不到工作，還不獲上層的原諒，於是「青年無用論」便不幸地提出了。這一次，商將軍却首先就我們工作的利便着想，中肯地補充了我們所沒有提出的意見，這使我們在感激中更提高了工作的信念和責任心。

商將軍繼續談到該軍過去的歷史和本人在華北主政時代的觀感，他很沈痛地指斥過去冀

察當局的妥協政策，認爲日本本着徹底傳統的大陸政策，自伊藤博文與田中義一當權的時候，就定了侵略中國的陰謀，所以近六十餘年來中日糾紛層出不窮，而我國的內亂，也因敵人的操縱循環不已，本人往歲駐防華北，深知敵人詭計，早已認定中日問題非政治外交途徑所能够解決，非發揮我民族力量以與敵人拚命，是不能打破敵人侵略迷夢的，所以本人在長城抗戰之役，就聯合華北袍澤，下了極大決心作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決鬥，而本軍——卅二軍在長城之役，也曾受了重大犧牲，接着他又談到豫東作戰的經驗，認爲軍民關係的改進是絕對必要，而改進軍民關係，首先要提高軍隊的素質，因此他感覺過去軍隊政訓工作實在太不夠，除了責成政治部加緊工作以外，他還希望各方智識青年有組織的參加軍隊，做文化教育宣傳工作，以收協力邁進之速效，對於本國隨軍服務，他更以極大的熱情說：「本軍過去在黃河南北一帶作戰，目前奉令調湘，則已越過長江南岸，在軍隊歷史上是有着劃時期的意義，此後轉戰江南，非多找新的青年幹部來協助抗戰工作不可，中山大學是全國紀念總理的崇高學府，諸位是南方飽學的青年，此次毅然隨軍，本人謹代表全體將士向諸位表示熱烈歡迎」

經過一小時多的談話，我們在感奮中一致熱烈表示願在商將軍領導之下，在待遇上毫無條件地替軍隊效力！

這種隊伍行動方向的意外轉變，其實在我也始料不及的，幾日前我還憧憬着挺進皖南的游擊工作生活，結果却湊巧地來了一個迫切的正規軍工作使命，引我們向長沙進發，當行動重新決定以後，我們便又拍電向團本部報告隨商將軍赴湘的行期。

長沙二十日

七月十六日我們隨商將軍趁專車赴長沙，這一次離開武漢，在我可算是淪陷前最后一瞥了，那一天黃昏，我們到武昌東站去，渡江之際，顧視大江落日，壯麗無倫，江流激湍，江風浩蕩，我在舟中默念着大武漢的命運，更想到今后從軍的前途，真覺有點茫然，不知爲悲爲喜！

我們坐在一個二等車廂，商將軍在後的一卡，開車以後，他特地過來看看我們，殷殷存

問，使我們深深感誌，第二天，我們到達長沙。

這是我們底從軍生活的正式開始，大火以前的長沙，是有過一個繁榮的時期的，特別是徐州撤退以後，武漢疏散的民衆都大部份到了長沙，白天因爲空襲的關係，人民却像鄭州時所見一樣地晝伏夜出，電燈一亮，馬路上便車水馬龍，擁擠得很利害，生性好動的人對於新環境是必然愛好的，何況更負着新的工作使命，我們都感到異常興奮，憧憬着嶄新的前途。

總司令部設在通泰街周南女子中學，這規模很好的私立中學有着很優美的環境和校舍，亭榭樓台，池沼花木，在初夏的氣氛中，使我們有點陶醉，在流浪生活中到此有了一點精神上的新安息。

抗戰導報社是成立了，我們以本團的名義接受了社的工作，我被推爲社的負責人，半月刊的創刊號也開始在此地計劃出版。

我們底住所是在總司令辦公廳底三樓，地方更來得肅穆，窗前有綠陰幽翳，晝間風和日麗，憑牕執筆，聽嘒嘒鳴蟬，文思自然暢達！

我們從此時起和商將軍及卅二軍各將士更常有接近的機會，在共同生活上所獲得的印象

，更較從前豐富，北方軍隊是有着她底特性的，雄健的體魄，刻苦而服從的精神，這都是她底優點，雖然南方人會諷刺北方部隊底過度的服從性會減少戰鬥的機動性，然而這帶有舊傳統的軍隊素質，却並不是不可以改造的，特別是作爲正規軍作戰的部隊，假如有精明的指揮官和健全的政治部組織，那末，正可以把北方健兒的服從和忠耿個性，做成一個有鐵的紀律的部隊，充分發揚那燕趙悲歌慷慨的戰鬥精神，這是我底一個概括的感想。

第二十集團軍是戰時的編制，指揮節制下的戰鬥單位，也常因時空之不同而常常變動，經常的主力部隊便是卅二軍，商將軍兼任軍長，轄下的部隊有三個師，一個稅警旅，另一個騎兵團，此外還有好幾個特別兵種的直屬單位，在武裝的配備情形來說，在華北時期是相當可觀的，後來轉戰數省，沒有充份的補充機會，未免有點欠缺，然而在中國抗日戰爭的客觀條件上已決定不能以唯武器論作爲戰爭勝敗的準繩了，我們底英勇底戰士，誰都不會因武器的臨劣而氣餒，卅二軍在刻苦戰鬥爭正和其他英勇的友軍一樣，以精神的淬厲補充了物質上的缺陷。

北方人是以麥類爲其主要食糧的，來到產米的江南，他們也不願意變更一貫的食料，因

此在軍中我們就和他們一樣地吃着饅頭與麵條，雖然初時有點不慣，但習之既久也不以為苦，商將軍對於軍隊的舊習慣是一向不採保留態度的，就從飲食問題來說，我親耳聽見他在一個會議席上提出適應環境問題，敎軍需處注意士兵飲食之勸導及改革，他認為到了南方却偏要吃喝北方食料，是太不適應環境了，特別是軍隊中流傳的迷信與偏見，說什麼水土不服，吃米會患腳腫……等等流言，更認為應由軍醫處及政治部切實曉諭，促成習慣上之轉變。當然，一個生活習慣的改變並不是馬上可以收效的，記得商將軍曾對我們談到曾經問了好幾個士兵對於食米的感覺，他們都說：「還好，吃下去的時候，飽到肩膀；可是跑了一程路，却一點兒都不存在了！」這倒是一個幽默的答語。由此可見人羣對於生活習慣上的傳統性是不容易一下子轉變過來的，他們在心理上存在的因素，比生理上的因素，有時還來得堅牢難拔，因此，深進來說：一個軍隊的改革工作，確實是一件相當艱鉅的事情！

在我所接觸到的軍中同志，都有一種淳樸爽直的美德，對於我們南方的同志，大家都抱着敬意與同情來和我們接近，對抗戰導報社，都竭力協助，總部特地由參謀處和副官處派出幾位同志來幫忙發行和謄寫的工作。

在長沙居留了二十天，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接觸中，我是開始對一個抗戰軍隊獲得一個新的理解，在軍隊中從屬階級關係雖然支配得很緊，但總部的一般軍官，却表現得很質樸，外觀上絕不會眩耀出自己的官階，雖然是處長參謀長以至副軍長，他們待人接物，都有一種和藹的氣象，總部雖然有汽車，但除了要公的出入，他們通常都喜歡安步當車，在出入之際，也沒有馬弁前呼後擁地做成一種十足的官架子，這是值得稱述的。

在長沙，我們以四個同志之力，把抗戰導報半月刊的創刊號出版了，在這一期中，商將軍發表了一篇對抗戰形勢的意見，在結論上他積極指出五點：（一）促進廣泛而深入的精神總動員，（二）加強各部隊間及各兵種間之作戰協同，（三）促進戰區內的軍民合作，（四）發動敵後的游擊戰，（五）培植戰時後方生產事業，這都是針對現實的一個有力提示。

在發刊詞上，我們寫着：「兵書有言：『理勝則兵勝，理不勝則兵不勝』，中國目前抗戰在戰理上能否取勝，怎樣使自已『立於不敗之地』，『以待敵之可勝』，這些關於用兵上的戰略和戰術問題，本刊願以極大努力，徵引歷史上有名戰役之史蹟，參照抗戰之經驗，去作一科學的考察，雖不敢自詡為建立軍事理論之權威，但『一得之愚』，亦足以供軍人和國

民之參考」。

我們的對軍事理論研究的野心是不小的，記得在武漢會見商將軍的時候，我曾經向他介紹過，本國有幾位同志都對戰爭理論是有高度研究興味和心得的，我們都希望能在軍隊參謀處中經常獲得一些現實材料來研究學習，那時候商將軍很高興的告訴我說：「本軍的參謀長傅立平先生是在德國陸軍大學畢業的，他曾經在陸大當過教授，在軍隊是手不釋卷的，你們到軍隊工作，可以常常跟他研究討論，他是極喜歡和青年人接近的，」傅參謀長在開封齊魯公園中我們曾經和他談過一次，雖然是匆匆一面，但他那種異於普通軍人的學者風度，已充份流露在誠懇的言談之中，我們早就留下一個很好的印象，如果有機會跟他學習，那真是一樁可喜的事。可惜後來傅參謀長却奉調當一四一師的師長，指揮前敵軍事，我們沒有機會經常和他接近過，說來也不無惆悵。不過後來在南潯綫上，傅師長卻有機會表現出他底偉大的軍事天才，他指揮一個配備還沒有完整的師，在麒麟峯，奇兵突出，整整消滅了敵人一個多聯隊，做成南潯綫上卅二軍底一個光榮的戰績，獲得最高軍事當局的嘉獎，引起全國人士的歡騰，這是值得在此稱道的，特別是由於傅師長戰略天才的發展，充份證明了兩軍作戰，決

勝的關鍵並不是全靠武裝的優劣，主要的還是靠着士氣的盛衰與指揮官對戰局的判斷與機智，麒麟峯之役正可以作為否決唯武器論的一個佐證。

長沙生活是值得回憶的，周南女中的環境更引起我底眷念，在清晨，我聽着嘹亮的軍號，喚起雄壯的從軍感覺；白天，在辦公室內憑窗執筆，沉囑的園林，瀟灑着鳥語蟬聲，窗外有綠陰披拂着，雖然天氣苦熱一點，但却無礙於工作；夜裏，在思源橋上，迎着晚風，我吸到橋下白荷花的清芬氣息，有時在工作餘暇的黃昏，我們走到湘水之濱，那文秀的奔流，閒逸的帆影，還有江上的新月，這一切都使我無限陶醉，在動亂中我彷彿重溫了石牌大學時代一樣的幽逸無愁的情趣！然而二十日以後，我們又隨着軍隊的開拔令，離開這美麗的環境，向南潯綏進發了。

軍風紀在進賢

從軍到了進賢。這是沿浙贛路的一個縣份，在南昌的東南。我們在素樸的鄉村生活中，

展開了三日刊的工作。因為這地方的文化太落後了，一個縣份，沒有一家報紙，甚至連印刷館也沒有一家，我們首先感到在鄉村再辦半月刊在排印上成問題，雖然此地和南昌相去不遠，可是南昌在天空襲生活中，大部份印刷商店早已撤退到吉安去，爲着使報社工作不停頓，我們決意以油印代替鉛印，以通俗的三日刊，代替有學術性的半月刊。當然，假如鉛印出版的條件獲得解決的時候，我們是可以雙管齊下的，幸而我們攜帶了一具外國出品的手搖新式油印機，這工具使我們在國內戰地油印出版物中，提出了嶄新的貢獻，不但印出來比較普通油印東西來得精巧，在形式上也採什誌式的編排，每一期一口氣可以印出千五百份至二千份，這種工作效率是超過任何普通油印工具的，商將軍對文化工作是極感興趣，他一璧訓令各部隊經常投稿，一璧飭參謀處盡量提供作戰消息，此外還特地打電報到長沙辦事處多買紙張，給予我們以種種的便利。

一個刊物的出版，是必然帶有積極性的才不致浪費勞力，我們早就想到這一點；因此在計劃之初，便決定找出幾個現實的問題作爲討論與號召的中心，首先我們感到戰區內軍風紀問題值得嚴重注意，在一般大城市中，律令和輿論來得比較森嚴，軍隊的行動當然比較敘述

，至於一般鄉村，情形可就不同，小單位的部隊也可以作威作福！由此軍民合作問題却往往在軍隊不良紀律的影響中成爲僵局。於是我們在三日刊的開始，便熱烈地一再提出軍風紀的問題來討論，商將軍是極熱心於軍隊改革工作的，他來到進賢剛巧遇着八一三的週年紀念，在全城軍民大會中，他出席演說，用極誠懇的態度，強調着促進軍民合作的決心，在當日演說辭中，有過這樣的一段：

「軍民合作的重要是人人之所共知，然而在這次抗戰中軍民合作的成果，還沒有達到我們理想的程度，其中原因有屬於軍隊者，就是軍紀不良，本人對於軍紀整飭，視同生命凡我部屬，對於民衆苟有侵擾，定必嚴罰！在這抗戰緊張之際，我們爲得到民衆的同情和幫助，尤其要恪守軍紀，不得有絲毫擾民的情事，今天乘着這軍民大會的機會，特鄭重向地方同胞及本軍官兵切實聲明，並希望諸位對本軍官兵視爲自己防身守家並爲諸位服務戰鬥的人員，遇有不守軍紀，擾害民衆的，請不客氣的向本人用口頭或書面通知，本人是很感激的，同時本人當按據查明真相，嚴辦那些擾亂百姓的官兵，甚至不惜馬上槍決他，這並不是我來討好諸位，實在是爲着保存和發揮民衆力量，因爲現在國勢危急

，無分軍民，同一命運，共禦外侮是我們應盡的國民天職，民衆的疾苦，本人素所深知，今後當盡我最大的力量，解除民衆的痛苦」。——見抗戰導報三日刊。

這一番懇切而又嚴肅的話，的確充份地反映出抗戰客觀環境的要求，尤其是發自一個當地最高軍事長官的口中，更來得切實有力，那時候全場軍民聽了都報以熱烈的掌聲，表示一致擁護。

說話過了，就應該拿事實來兌現，商將軍接着便嚴令軍法督察處組織了很多糾察隊，在防區各地嚴密梭巡，好些有擾民行爲的犯兵，都一一就地正法，一時軍風紀頓肅，我們的三日刊也竭力響應總部的號召，對軍風紀問題，提出了許多積極的意見。商將軍隨後就出巡各部防區，本團也派出幾位同志隨赴陣地視察，每到一處，商將軍都提出整飭軍紀和加強軍民合作爲訓話的中心，當巡視桃花山陣地的時候，我親見他在烈日之下，對一三九師的官兵，作一小時以上的訓話，對於軍隊的紀律應注意之點，說到無微不至，聲嘶力竭，還沒有倦容，這種努力求善，諄諄不倦的精神，實在使人感動。

那時候地方民衆對軍紀整飭運動底反應是怎樣呢？且說進賢一帶吧：當卅二軍入駐以前

，進賢雖然沒有正規軍駐在，可時却有一個第××兵站醫院，那邊住着二三百名傷兵，這些傷兵老爺說起來真有點霸道，醫院沒有開設許久，縣城裏的年青女人便開始疏散到四鄉去，傷兵們劫雞掠豕，百般騷擾，一言難盡，我們進城以後和居民談起話來，他們總是憤憤地訴說過去駐軍的滋擾情事，記得有一天，我們忽然想買幾只小雞放在屋後養，可是派勤務兵走了好幾次都說人家有雞也不肯出買。我覺得在鄉村賣不到雞，那太出奇了！於是自己親自到附近人家問，果然他們都說不賣，到了一家，一位老太婆倒頗老實，她問：「雞是有的，不過老總要買給不給錢？」於是我恍然大悟，原來老百姓是因爲過去吃了虧才不肯賣，我馬上拿鈔票給她看，再也不和她說價錢，爽快地隨她要多少錢一斤，結果不但她揀了好的賣給我們，同時還自告奮勇要帶我們到別家去買，我們買了幾只雞，不一會兒便鬧到街知巷聞，都說這些老總們賣東西給好價錢，大家爭着向我兜賣，我看到這種情形，不禁嘆了一口氣，敵人在佔領區域，正拚命運用懷柔政策來爭取我們的民衆，反顧我們自己天天說動員民衆，却總是動員不來，甚至因爲軍紀的不良，政治工作的失敗，連一點小小的軍民關係，也弄得一場糊塗，澈底的動員，自然更談不到，這實在是值痛心的一回事！

當商將軍三令五申地整飭軍風以後，首先我便發現縣城婦女漸漸地增多，她們對軍隊已恢復了信任，雖然軍民雜處，也沒有什麼問題發生了。接着商將軍又下令叫軍醫處多發動了一些清潔運動，同時還開設民衆診療所，替老百姓義診贈藥，無疑地，民間痛苦是多着，不過首先在衛生事業上來幫忙他們解決一些疾病的苦楚，民衆也就獲益不淺，診療所開設以後，來診的人一天一天地增多，軍醫處的藥物固然消耗了好些，然而民衆却異口同聲地歌頌軍隊的德政，商將軍便又馬上訓令所屬各部隊一律在各鄉鎮同時舉辦，可惜部隊很快就向南潯前綫推進，沒有較長的時間專力做一個區域內的民衆工作，這是一點苦悶。然而這苦悶何只卅二軍如此，在戰時軍隊匆迫的調遣中，那個部隊不會感到有應做的工作而沒有時間去完成的苦悶呢？

井的故事

在敘述這個故事以前，我要說一說在進賢時我們底生活環境，進賢本來是江西的一個二

等縣，可是地方却異常貧瘠，這里雖然號稱一個縣城，和廣東底一些大的村莊比較起來有時還不如，我們隨軍到此，副官處便替我們找到一間木房子，作為抗戰導報社的辦公處，這房子靠近一家舊時的平民醫院，總司令部就設在醫院裏面，因此我們因為住所的接近，和商將軍常常有接觸的機會，進賢地方建設雖然簡陋，但自然環境却很好，城郊有一個青嵐湖，是鄱陽湖的支流，風景最好，湖的面積也很大，四面圍着披離的灌木，樹陰下有長堤和石橋，假如稍加人工建設，那倒比得上南京底玄武湖，我們每天清晨和黃昏，都在散步或划艇中舒發了白天工作底疲勞，商將軍從就常常輕裝減從地和一兩位總部的顧問在郊外散步，假如不是軍隊的人，遇着這一位閒逸的人物，也許不會知道他就是指揮十萬大軍的一個主帥，進賢底縣長也是一個愛好郊遊的人物，黃昏時候，他常常帶着他底一個女兒，大家騎着小馬，鈴聲瑯瑯，蹄聲得得地走過市街。因此進賢的老百姓常常說：縣長出遊，全城都曉得，可是總司令出來，却很少人知道，這却是一個有趣的對照。記得有一天，在一家茶館裏，我和一位父老談天，他是一個很諧謔有趣的老頭兒，在談話的當兒，剛巧縣長騎馬走過，那位老先生忽然很幽默地問我說：「假如騎馬的縣長在路上碰見步行的總司令，他是不是要翻身下馬

來打招呼呢？」這一問，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由此以反映出老百姓們對於官架子的一般內心感覺了。

江西的西瓜是有名的，價錢也很便宜，我們在進賢的時候，是在八月，這恰好是西瓜的季節，在酷熱的天氣中，我們便常常到近郊的田莊買了好些回來，吃個痛快，而我現在所要說的故事，也可以拿西瓜作爲一個引子。

記得是八月二十日，我們在報社趕編三日刊，忽然聽得同居和鄰舍的老百姓很鼓噪地說沒有水喝，我覺得事情太奇怪了，總部門前一向有一口很好的食井，現在又不是天旱，爲什麼老百姓們却嚷着水荒呢？走出去一看，只見一羣男女的老百姓，大家拿着挑桿和水桶，悶悶相對，問起情由，他們便申訴說：總部前的食井，現在放了幾個西瓜，有衛兵守着，汲水的人都被驅逐了。我問他們：「別的地方沒有井麼？」他們說：「縣城本來就少食井，很遠的一個角落雖然還有一個，可是水却比這裏的壞，因此，大部份居民一向是靠着這個井來吃喝！」我心裏想：水是人民生活的命脈，沒有理由因放下了西瓜便制止民衆汲水的，於是馬上叫勤兵提水桶去試試看，果然給衛兵制止了。老百姓們面面相覷，敢怒而不敢言。我再也

不能忍耐，自己馬上走去看看，果然井畔有衛兵守着，我上前質問他爲什麼不讓人家取水，他說井裏有東西放著，是×副官吩咐不要讓人家取水的。我俯身看看井底，果然浮着幾枚西瓜，我問：「放下西瓜也不是一樣的可以取水麼？」他說：「不成，水桶掉下去，瓜不是都弄壞了麼？」我覺得有點豈有此理，便質問他：老百姓喝水要緊還是西瓜凍涼要緊？那位衛兵很客氣，他說這是奉上面的命令來執行的。我知道光是和那衛兵理論是沒有益處的，於是叫他請那位×副官到導報社談談。果然，那位副官來了，他開頭就強詞奪理，說那口井的水不清潔，不能喝。我馬上回頭問那些老百姓是否井水不能喝，一位同居的老婆婆哭喪着臉說：「從前這是傷官的療養所，他們喝的也是這井的水。」那位副官喝道：「胡說！此井是經軍醫處檢驗過不能喝的！」言外更大有責怪我們好理閒事，侵犯他底職權之意，他說過便悻悻然而去。我們覺得這事情假如就這樣子放下不理，井也再不開禁，那麼附近老百姓對軍隊的印象不會好，甚至連商將軍平日的德威，也會因這食井的問題而出解了，斷送了。其實軍隊到了一個地方，多多少少總不免對老百姓有點打擾的，比方我們自己住的房子，也就是向老百姓借來的，老百姓傳統的怕官怕兵的情緒，到目前事實上還沒有多大改變，因此要號

召軍民合作，當然不能教他們怕你而又跟你合作，即使他們懷着懼怕的不得已的心情而幫忙軍隊，那也不見得是真的合作，軍隊開到來了，只要好好地老百姓打交道往來，盡可能使老百姓不感到滋擾，那末他們便如獲恩赦，樂於替軍隊效命，老百姓頭腦很簡單，一點小小的不好的事實，他們會馬上對他憎惡，一點小小的恩惠，他們很容易感到滿足，對你發生信仰；食水問題是一個主要的民生問題，如果爲着自己的小便利，竟弄至一大部份人民沒有水喝，這種不近人情的處理，當然不會是出於一個高級軍事長官的意思，而是由於一些不明大體的下屬的意氣取巧，爲着愛護本軍的信譽，爲着維持總司令的威德，爲着揭破軍隊中下層的瞞上妄爲，爲着使老百姓解決水荒，我感覺有本着「愛人以德」的精神向商將軍直接申訴之必要。於是當那副官去了以後，我馬上和一位同志，逕到總司令部去。說也湊巧，當我們踏進總部門前，迎面又遇着剛才那位×副官，他覺得有點詫愕，改用和緩的口氣詢問我們要找誰？我說找總司令。他似乎知道事情有點不妙，於是說總司令剛在樓上會客，請先到客廳坐坐。於是我們就到客廳那邊，再不跟他多講話，終於他在極度催促中又和我們解釋井的問題。他說：「假如兩位來見總司令是爲着這井的問題，那末我很希望兩位不要把這小事情驚

勳總司令，如果兩位認爲這井應該開放，那就交由兄弟負責解決好了。」我們看到他那種前倨後恭的態度，也就不想把事情擴大，留回一點餘地，於是心平氣和地向他說了一回禁止汲水的不良影響，請他以後做事情多替人民身上設想。他也承認這是出於一時的魯莽，結果，我們也就取消了向總司令直接申訴的意圖。馬上，那位副官便撤回守井的衛兵，民衆一聽得井禁開放，便都欣然相告，蜂擁到井邊汲水，我們的隣近居民，知道是由於我們替他們說情開禁的，都紛紛到來道謝，我看到這種情形，不禁嘆了一口氣！

事過了幾天，我因報社的事情向商將軍請示，他一見面就很高興而又誠懇地對我說：「馮同志，那天井的事情，我很感謝你」，我聽了很奇怪：爲什麼總司令竟然知道呢？他接着說：「那天我剛在洋臺上站着，見你在井邊和衛兵理論，後來查問原來是禁止汲水這一回事！我向值日官查問明白，馬上把那執行禁井的人懲罰了，這事情確實太不對，連人民的食水都要無故干涉，還成什麼體統，不准居民汲水，這是根據陸軍典範那一條的？太豈有此理了，假如不是你從旁糾正了，那麼這一次過失，都就落在我底身上，因此我很感謝你底爽直的精神，希望以後軍中有什麼不對的事情，諸位千萬不要客氣告訴我好了！」

商將軍這種虛心樂善的精神，倒使我很感不安，我連忙表示歉意：因為以站在客卿地位的我們，出而干涉軍隊的措施，這實在不該而又不得已的。

這雖然是很平凡的一個故事，但它却充份說明了要調整軍隊和民衆之間的關係，主要的還是要在日常生活小節上多做功夫，一個大亂子當然不會常常發生的，而民衆的直覺卻就以切身的細碎的生活問題爲最真切，在這故事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一位統帥從善如流，關心民瘼的偉大人格，另一方面我們更可以看到庸俗的中下級幹部怎樣容易歪曲了一個領袖的意志和功令。好些時候，會由於他們底陽奉陰違或故弄小巧而把事情的過失推到領袖的身上，這是極端不幸的，不過這有危險性的中層幹部問題，到目前事實上還普遍存在於每一個政治或軍事機構之中，一時是不容易澄清的，對於卅二軍我們又焉能苛責呢！

憶南昌

在進賢居留了三個多星期，總部又向南昌移動了，我喜歡隨軍生活，因為它常常把我帶到嶄新的生活環境，但我也有時覺得太流動了，它會毫不留情地把我從一個愛好的環境拉到

另一個陌生的地方，這種懷舊而又驚新的心理，正反映出目前動亂時代中一般智識青年底矛盾感覺，當那天我在青嵐湖畔散步回來，副官處便傳來即晚出發的命令，我立時感到對這素樸的鄉村有惜別的惆悵，直至踏上夜行的列車，我們才開始以新的憧憬代替了舊的懷戀！

南潯綫正面在激戰中，南昌那時候已是一個最前綫的都市了。我們來到以後，天天過着警報和大轟炸的生活，再沒有像進賢時期底恬靜閒適了。環境是這麼動盪，我們的工作也只有加緊起來，除了照常出版半月刊和三日刊以外，我們更經常和當地的救亡團體進行聯絡，爲着調整戰區內的軍民關係，我們提出了黨政軍民聯合辦事處的工作綱領，企圖在本軍防區發動起來，商將軍以極大的熱情接受了我們提出工作的原則，當地許多救亡團體也願意協助我們底工作，在無限興奮中，本軍却意外地一律調到第一綫作戰，這有待於逐步推展的工作計劃，結果却陷於流產，這使我們無限悵惘！

自從隨軍以後，國本部在香港曾派過幾位同志，押了兩大批慰勞品送給本軍，因此來南昌以後，我們隊伍的同志已增加至七人了，大家都是在大學時代的熟習同學，平日工作志趣都十分接近，這一次聯翩在一個部隊中工作，這實在是一個可寶貴的機緣。因爲大家都是

志願隨軍的，因此在國體旗幟之下，我們接受了總部抗戰導報社的工作，只負名義和責任，絕不接受薪俸待遇，這個印象當然對軍隊是良好的，但苦悶的却是因為這客卿地位多少是超然於軍隊行政機構之外，工作所給予軍隊的影響力不大，雖然導報社在發展中已漸漸形成一個軍中的輿論崗位，可是在工作檢討中，我們感覺到這機構太孤立了，雖然和各處平行直屬於總司令，不受到任何牽制，可是由於和總部各部門工作的聯繫沒有密切的建立，這也是一個苦悶！因此，我們發生兩個共同的疑問：「一個民衆團體到軍隊工作，除了做一點皮毛的宣傳工作以外，究竟還有什麼適合的工作可以讓他們去做？」「七個大學生能够把軍隊的改革工作發動起來麼？」

當然，這兩個問題並非不可以積極解答的，不過事實上却存在若干先決的條件吧了！

南昌是可念的，我們雖在工作問題苦悶中却仍然留下不少寶貴的生活記憶！總部是在永和門外的江西省立第一中學，抗戰導報社在南面的一座大樓上，地方很寬敞，四面臨窗，遷眺之際，可以望到青碧的田野，明媚的山巒，早晚閒暇的時候，在廣漠的原野中散步，使我們忘懷了這是都市的一角，興趣不減於進賢之時。

卅二軍過去在駐防華北時代就以提倡軍中體育運動著名的，自從來到南昌，總部進駐中學的校舍，因為環的便利，一時軍中體育的風尚又強調起來了，總部本來就設有一個體育部，對於各項運動器械，都設備得很完全，聽說在平津駐防時，卅二軍的騎兵是全國有名的，騎兵團的馬球也最出色，和當地租界的外國駐軍比賽，都常常獲得勝利，爭回了不少的國際上的體面。商將軍本人也是愛好運動的，他底強健的體魄和旺盛的精神，多半是平日從運動中鍛鍊成功的。記得有一次巡視桃花山陣地，同行的一位馬參謀回來對我說：「總司令氣力真好！山嶺這麼高峻和崎嶇，他却大踏步走上去，我們都比他年紀小一點，可是跟着他，走上山去，却累得氣也喘不過來，他却談笑自若，如無其事，這種強健耐勞的精神，真教我們看了慚愧！」的確，商將軍雖然是四十多歲，但他底健康的體魄和做事的精神，却充份保留着青年的氣象，這是凡和他會見過的人都承認的！

運動當然對於剛剛離開大學的我們是不會生疏的，有着這麼好的環境，在工作的餘暇，我們也就獲得了不少鍛鍊體魄的機會，在清晨或黃昏，我們有時跟商將軍在一起打網球，有時和軍中的青年同志一起玩排球或籃球，這種開適的戶外生活，彷彿回到學生時代！

南昌所給予我的印象是整齊，明媚。寬敞的馬路有綠樹排列在兩旁，新的建築都表現得很有規律，街道也清潔，看起來使人聯想到委員長駐節時代提倡新運的精神。市內有三個湖——東湖，西湖，北湖，都是有名的風景區。東湖一帶最好，環湖綠陰幽翳，有杭州的風度，湖的面積雖然不大，可是却不妨礙游艇的盤桓，那時正是涼秋時節，飄渺清波，西風殘照中，有無限詩意，可惜時代太動亂了，不然，當會有不少游人和畫艇來點綴湖光吧！百花洲公園就在東湖之濱，委員長行營故址也在此，在南昌這算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

在贛江之濱散步，我們已尋不到滕王閣的遺迹，吸引注意的是，橫互大江的中正橋，這偉大的建築物成爲贛北的一個主要交通樞紐，有了它，使靜靜的贛江增加了不少雄壯的氣勢。在黃昏時候，天際散着金紅的霞彩，和黃褐色的江水互相輝映，混成一片，唐朝王勃的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這的確是替贛江寫照的！

在南潯綫戰鬥最劇烈的時候，南昌是沈默的，它不像徐州在台兒莊會戰時的熱鬧，瑞武路的大捷，在戰略的價值上並不比台兒莊低，雖然獲得全國一致的歡騰，可是一切來得比較沈着了，這並不是民氣的不如前，相反地，正和說明國人對持久抗戰理解力的進步，過去聞

勝則驕，聞敗則餒的情感作用，再沒有過度的昂揚了。當麒麟峯戰鬥的前夕，卅二軍直屬的三個師都先後奉令向前推進，軍部的同志，大家特別替一四二師擔憂，因為這一師在豫東戰役時候損失很大，調到湘贛以後，因為時間的逼迫和補充的延緩，這一回又奉令開上第一綫作戰，在裝備和兵額上都極不完全，然而軍令如山，戰鬥是不容逃避推諉的，不過以一個疲乏不完整的部隊和機械化的敵人對壘，這也難怪軍部焦灼，直至九月廿日，參謀處發出一四二一四一兩師在瑞武路上大捷，殲滅了敵人兩個多聯隊的消息，立時引起全軍部的一致歡騰，蔣委員長十月一日來電嘉獎商總司令，電文是：「該部士兵沉着應戰，官長指揮有方克，摧強敵，至爲欣慰，爾後更宜振作精神，堅定必勝之信念，隨時予敵打擊爲要！」

韓副司令長官也傳令嘉獎一四二師傳立平師長，令文略云：「傳師長英勇挺戰，指揮有方，利及戰局，著記大功一次，並獎洋五千元」。

這偉大的勝利，澄清了總部的一切憂慮，同時更有一個新的啓示：即一個配備不如人的部隊，也有勝利的可能，只要有旺盛的士氣，和賢明的指揮，一切物質條件上的缺陷是可以克服過來的！

十月五日，我們在總部的俱樂部會見南將軍，大家向他致勝利的祝賀。南將軍很謙遜地歸功於將士的用命，他認為南潯綫的戰役，比較豫東戰役時候，軍隊已有顯著的進步了；過去在贛北著名的是廣東的六十六軍（葉肇將軍部隊），現在經過瑞武路之役，卅二軍也爭回不少面子，在目前贛北諸役中，本軍都担任着主力的戰鬥任務了！接着他又提及軍風紀的整飭問題，以為這一次各部隊上火綫時候，臨陣退縮的現象很少發見，這也是由於數月來嚴令善導的結果，他又舉出一個處決逃官的例子：一三九師工兵連少校連長鄭某，最近在防區挾械潛逃，路過牛行車站，被軍警督察處查獲，即呈解總部訊證屬實，依法判處死刑，南將軍感嘆而又肅穆地說：「這個犯官是本人一手提拔的，想不到他這回竟臨陣潛逃自敗名節，軍法無親，再不能姑息了！」這種不徇私枉法的精神，實在是治軍掌政底一個基礎條件！南將軍在江南戰鬥中，已一再意注及了！

舊曆中秋之夕，總部舉行一個小小的宴會，我們也被邀參加，在夜襲的警報聲中，燈光如豆，南將軍慷慨激昂地講述南潯綫正面的戰況，從一三九師王團進克馬迥嶺及瑞武路聚殲松浦師團，更論到德安前綫一帶的傷兵救濟問題，大家在興奮中進着北方的飯菜，席散以後

大家隨着商將軍到中正醫學院附近郊外步月，此時天際雖有凝雲，月色却依然澄澈，月光浸着的南昌，遙望沈沈一片，沒有半星的燈影，雲際隱約得來敵機的摩托聲，商將軍感慨地對我們說：「在江南度中秋，今兒是生平的第二次了，」大家聽了，都不期而然地沉默起來，我也回憶起過去南國的中秋生活，是的，亂離中遇着春秋佳日，是更容易使人引起懷舊思家的情緒的，在敵氣猖獗戎馬倥偬中看到中秋的明月，憂國思家自然是人的常感！「一夜征人盡望鄉」，也許是今宵戰地生活的人們底很真切普遍的感事吧！

步月歸途，我們碰到不少剛從前綫下來的負傷士兵，在黑夜中蹣跚地從大道上走過，好些挨不住創痛和疲餓的都蹲在路旁，商將軍見了便親自上前慰問，他馬上叫副官預備一些飯菜分給他們，一面又交帶軍醫處長派員把他們安送到各兵站醫院，傷兵們在顛連困苦中，獲得了意外的溫存，當然是喜出望外，大家連聲申謝，商將軍回頭沉痛地對我說：「剛才席上我們正談過前綫傷兵的問題，現在却親見這淒慘的情況了，可憐得很！」我們聽了也爲之戚然！

回來寓所，夜深了，偶然來了一點感觸，寫了一首舊體詩——

大荒筵飲令宵傳，士氣飛揚月滿天，著手山河收破碎

，關心人我望團圓，你看亂世反平世，若問何年定少
年，一掬胆肝杯底見，元戎分炙食推先。

幾個進步的組織

二十集團軍在商將軍領導之下，爲着配合戰爭的需要，也就產生了幾個新的組織，當然這一切新組織都是以青年爲骨幹，以宣傳教育爲工作主體的，現在不妨來一個介紹：

(一) 第二十集團軍幹部訓練班——幹部訓練班是抗戰初期商將軍駐河南時開始組織的，原名政治訓練班，地點在鄭州海灘寺，後來改稱幹訓班。隨着豫東戰役的結束，二十集團軍奉令南移，幹訓班也就隨軍移駐長沙的嶽麓山湖南大學內，部隊向南遷移推進，幹訓班也依然留在長沙，照常進行訓練工作，班主任是商將軍自兼，由副主任代策代行，全班學員有二百多人，大部份是河北河南的中學生，此外也有在所屬各部隊選送入學的，我因爲隨軍出發南遷，因此沒有機會和該班的同志接觸，不過由於抗戰導報的關係，幹訓班的教官

和學員都經常替我們撰稿，不斷和我們通訊，建立了很好的關係。顧名思義，幹部訓練班是政治和軍事並重的，不過班的所在地往往和總部離得太遠，對於現實戰爭研究材料的供給比較困難，對於成績的考核也不免隔膜，如果能把它發展為第二戰區的抗日隨營軍政學校一樣，也許更能够把這一羣青年幹部，引到一個接近抗戰實踐的學習領域！

(一)第二十集團軍婦女宣傳大隊——這也是開封時候成立的新組織，起先是隨軍服務的性質，構成份子也是河北河南一帶的女中學生，隊長是一位曾經留學德國的王文田女士，婦宣隊在豫東作戰時曾經在考城一帶隨軍工作，本團也有一個女工作隊參加工作，對民衆有過良好的影響，後來軍隊南調，婦宣隊却奉令留駐湖南的零陵，辦理本軍家屬教育工作，因此在南潯綫上便沒有她們的足跡。

(三)卅二軍話劇團——這是一個隨軍的宣傳工作機構，人數並不多，男女都有，她們和他們除了在防區上演救亡劇以外，還做一點壁報的宣傳工作，照一般演劇的技術水準來說，是相當高的，無論在開封，鄭州以至進賢，南昌，演出的成績都很好。

(四)卅二軍短期軍官訓練班——這是在南昌時候成立的，由所屬各部隊單位中抽調下

級幹部，輪迴授以短期的訓練，班主任也是商將軍自兼，每一天清晨，商將軍都親自對學員作精神講話，無疑地，短期的訓練，對於一般現役下級軍官是很需要的，在短短的三星期集训，我們不能存「拔苗助長」的奢望，以為一下子就可以把受訓的學員獲得高深的造詣，在軍事方面主要的應該是新戰略與戰術的提示，在政治方面除了說明目前政治形勢的動向以外，主要的却應該給他們一些組織下層，領導小組的辦法。可惜這訓練班成立了以後，我又匆匆離軍了，沒有機會檢討它底成果。

（五）軍人俱樂部——這也是南昌時候舉辦的，俱樂部應是軍中一個有積極性的幸福設備，它不僅作爲一個消遣的場所，同時也就是一個教育機關。在南昌，總部在永和門外，有很好的環境，俱樂部也就在中正醫院的北樓成立，由傷兵管理處處長劉砥泉先生兼任總幹事，下面分學術體育話劇遊戲各組，一個圖書室也成立了，每一天都吸引不少官長和士兵來閱讀，在書架上雖然因爲新成立不大完備，但我們却可以找出不少進步的讀物，從總理全集，委員長言論集以至馬克斯，列甯，及第八路軍的文集和小冊子，都不分軒輊地放在一起，任讀者隨意閱覽，這種不存黨派成見的自由研究精神，正是每一個效忠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綫

的部隊所應取的態度，的確，思想檢舉或讀物查禁的作風在卅二軍是不存在的，在圖書室中，我們便可以接觸着開明而進步的氣氛。

（六）父子兵——這是卅二軍抗戰中的一段佳話，當卅二軍冷口之戰結束後，接在就奉令調到河南，那時候，在河南某一縣的村莊中，有三百多人包括好幾個家族，父子叔侄甚至祖孫大家感到淪陷後作順民的痛苦，一齊要隨軍出發，商將軍對於這一羣深明大義的老百姓，十分表示同情，於是把全部份精壯和年青的都收編起來，作爲一個特種連，率領南下，直至轉戰南潯綫，這一連人也跟着部隊開到，在戰爭中，一個軍隊獲得當地民衆信任，甚至自勳投效，隨軍進退，這實在是一個軍民關係的理想階段，卅二軍的將士，對這一批志願從軍的老百姓，自然感到很濃厚的興味，因此「父子兵」這個名詞便在軍中流行起來，到了南昌以後，商將軍更特別注意該連青年士兵的訓練，粵港青年隨軍服務團有一個時期經被指定負擔這種隨營教育的工作。

（七）抗戰導報社——這是在長沙時候由我們——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負責組織的，社的出版物包括一個半月刊和一個三日刊，半月刊是作爲軍事政治的綜合高度研究讀物，印刷

是鉛印，每期發行二千，三日刊却是油印的，因為我們隨軍時帶着一個英國的新式手搖油印機，由於這工具上的便利，每期可印出一千五百份以上的冊型讀物，兩刊的名稱都叫抗戰導報，後來我們離軍回粵，社的工作便交給總部秘書處接管，三日刊是暫停了，半月刊仍繼續着。

從上面七種組織來說，無疑地都是帶有積極的進步性的，也許各個組織中採取特殊的工作方式來活動，但是這不同的工作方式却不防碍其宣傳教育機構的同一性，如果能夠更正確一點把握着多面活動、統一指揮的原則，由總部厘定一個以「調整幹部，教育士兵，組織民衆」爲中心的工作總綱領，在總部設在一個統一領導設計的組織，把這些同性質的教育宣傳機關，統一指揮起來，那麼工作便自然能够更有系統地展開，不致陷於支離破碎，失掉工作的內容了，這便是在隨軍三月中的一點感想。最近聽說總部已成立了一個國民精神總動員促進會了，我衷心地希望這個新的機構能够積極工作起來，把一切進步的各個組織，形成新的工作聯系。有計劃地負擔改革的偉大使命。

離軍之惆悵

我們在軍隊負擔報導社的工作，大約有三個多月，因為幹部一時期不容易補充，結果三個月來還是由七八個同志辦理全社的出版事務。我們所引為痛快的是能够在軍隊中創造出一個新型的宣傳刊物，同樣，我們却又因為這個刊物的孤立活動而感到力量貧弱的苦悶，我正開始向商將軍建議工作的調整計劃，可是意外地却忽然接到廣東戰事爆發的消息，使我們這一羣精神上受極大的刺激。十月十七日，根據報上的消息，已證實惠陽陷落，增城危急，廣州也有點動亂了，我們痛心邦難的情緒，更益發緊張起來，於是大家從時局的討論中，談到隊伍的行止問題，在討論中我們都有一個共通的感覺：首先我們認為廣州倘有不測，則勢必影響後方與前方隊伍的聯絡，人力物力的補充必然更加困難；總部當然也會照料我們的工作生活，但隊伍也許就成為孤軍，甚且在工作系統上會發生質變。其次，我們也檢討過三個月來執行文化教育綱領的成果，事實上還沒有把對部隊的直接教育工作發動起來，雖然宣傳機構

總算有點基礎，但離軍的影響還不大，第三，我們是廣東人，隊伍的基礎在南方，過去廣東無戰事，戰局中心在黃河與長江兩流域，那時我們自然很應該北上參戰，可是目前廣東已成偽新戰場，南潯綫上粵籍的部隊也紛紛奉令南調，我們這個廣東的隊伍自然很應該南返急難，這並不是有意抹殺抗戰的全面性，強調地方鄉土觀念；反之，却是根據人事地理的環境的需要而奔赴邦難，發揮大廣東的精神！

於是大家反覆考慮的結果，便一致從興奮與沈痛中決定要趁廣州未失陷前，兼程南返，發動救鄉工作，我們認為即使回到廣州參加突圍也是愉快的。

十月十八日黃昏，我應體育部盧主任之約，作網球練習，商將軍也從辦公廳下來參加，當球戲完畢的時候，我抱着無限沈痛的心情上前對商將軍說明因粵變要南歸的原因，商將軍發了一嘆，他很感動地勸我們不必太心急，在他本人的意思，絕對不願我們離開部隊，抗戰導報社的工作很需要我們繼續辦下去，他接着又告訴我們說一些廣東的戰況，認為目前局面太混亂了，最好能鎮靜一點，看明白局勢的動向再決定行止，我便再三說明各同志的歸心似箭，大家都渴望在廣州未陷落以前能够回去，把留粵的中大同學號召起來一致行動，商將軍

聽了懇切地慰勉我們一番，我覺得從此又要離開一位賢明的統帥，向華南的烽火征途進發，心裏感到無限惘然。

十月廿一日，我們在抗戰導報三日刊用本國駐軍工作隊名義，發表了一個「告別第二十集團軍全體將士書」，內容除了申謝本軍同志三月來給予我們底協助以外，更提出三點希望——第一：繼續瓊武路上的殺敵精神，第二：提高軍隊的文化教育水準，注意軍中各同性質的宣傳教育工作機構的統一發展，第三：注意幹部之提拔。

同時我們還發表了三月來工作報告書，對於社務，我遵照商將軍的意思，交由總部秘書處接管。

廿二日下午，商將軍請我們和總部各長官拍照留念，晚上七時更設宴和我們餞行，在席間，商將軍慰勉備至，各位長官也一致表示惜別；我們更感謝周參謀長熹文，他是特別從前繞道回來和我們握別的，這真是可紀念之一夕，主客之間，充滿了大時代的憂感，商將軍更特別關懷我們今後的行止，他慷慨地說：將來我們無論在旅途上或工作上發生什麼困難，只要拍電向他報告，他一定設法幫助我們，這愛護的厚意，使我們在惆悵之餘，感到無限的興

審，南潯綏那時候也很緊張，卅二軍的幾個師都正在第一綫苦戰，商將軍在席上很沈痛地解釋着目前的戰況，他正確地指出沒有進步的政治條件來補償落後的軍事，是各戰場挫折的一個主要原因。對於本軍在各役戰爭行程中的進步，他也坦白地承認還嫌不夠，接着他更很虛心地詢問我們對於抗戰導報投稿者的文化水準，事實上，抗戰導報雖然只發刊了三個月，但軍中同志的投稿人數確是一天一天地增加，在投稿中我們也常常發現不少有寫作修養和政治認識的新軍人，可惜他們多半是在營單位以下的官佐，一時間也不容易引起上級的注意和提拔，這種遺賢之憾，我正深切地發生同感，抗戰導報在發表每一位同志的佳作之後，我在寫編後話的時候都是一貫起加以鼓勵，我們希望的是一面促進他們的加緊努力，另一面引起上層的注意，如果這樣子發展下去，對於軍隊新幹部的提拔是少有點影響的，商將軍在席上這一問，更使我大胆申訴個人的觀感，我連舉出近幾期內優秀的投稿者，認為假如把這一批文化水準較高的下級幹部集中在軍報的園地內，前途的發展，不但可以把軍報的基礎廣泛地確立，同時也就可以在幹部的拔擢中找出軍隊的新靈魂！商將軍留心地傾聽我的意見，表示着深切的同感！別筵在充滿嚴肅與悲壯的空氣中度過，我們親炙到各長官關切同人的熱情，

我們更本愛護本軍的誠意，傾吐了一點衷心的願望！這是回憶中饒可紀念之一夕！

第二天，我們從情報中知道廣州已勢必陷於不幸的命運，因為難民區也由外國的教士們着手計劃了，六個遠方的遊子，悵望家園，真有說不盡的悲憤，軍中的同志紛紛來和我們話別，大家相顧無限茫然，有些同志勸我們等大局明朗一點再作歸計，他們認為粵局太動亂了，旅途也許不免艱阻，我苦笑說：「我們即使不能參加大廣州的突圍，但却希望一見家鄉戰爭的火焰！」

當一切行李再極度簡單化的編配妥當以後，商將軍遣副官囑我們候他一面，黃昏六時，商將軍從戰區的軍事會議回來，我們更一齊到總司令辦公廳辭行，握別之際，商將軍提到剛才我們對總部饋贈旅費的謙辭，他懇切地說：「諸位在亂離的征途，費用必得多帶一點，香港和內地的電訊交通比從前困難得多，千萬不要客氣，我在過去奔走革命，不瞞諸位，是常常在困難拮据的生活之中，那時候，小小的零用也得向朋友張羅，種種的艱苦，我都嘗過了，今天諸位在大時代中爲抗戰工作而奔走，今天固然不必客氣，即使將來在旅途中發生了問題，也希望諸位不要客氣通知我，我必盡力幫忙一切！」商將軍這一番殷殷的囑咐，在臨歧

分袂之際，聽來無窮的感動，謝過他底照拂的美意，我們表示在未來的抗戰過程中，有機會必再本過去的熟識，來替本軍效命，商將軍感動地說：「第二〇集團軍將不會忘却諸位三月來的辛勞，全體將士隨時歡迎貴大學同學隨時回軍工作！」在慚愧與感奮中，我抑不住離別的悲懷，離開總部時候，我一再回顧，眼中有點泫然！

汽車送我們到南昌車站，凜冽的西風，抖擻着我們底征衣，我們又踏上了湘贛的西行車，向回粵急難的征途邁進！

一路上，我們焦急着鄉關的烽火，憧憬着工作的前途，在憂奮中常常懷念的是——一羣在抗戰中鍛鍊着自己的華北健兒，一位強毅奮發爲民族生存而轉戰南北的賢明統帥！

附錄



商 轉
啓 戰
予 南
將 北
軍 的

關於商震將軍

提到商震將軍的名字，在華北民衆中當然是耳熟能詳的，至於華南民衆方面，因為地域的阻隔，雖然有時可以從報章上獲得一點印象，然而一般來說，當然不像華北民衆這樣熟悉，我在這裏願意來一個歷史的介紹。

適中的個子，活躍着強健矯捷的軍人精神，胖胖的臉龐却充溢着大政治家真摯的熱情，加上說話時沈毅而堅決的神采，商將軍的豐儀是一望而使人肅然起敬的。將軍的原籍是浙江的紹興，別字起予（今改啓予）和偉大的文學導師魯迅先生是有着同邑之誼，但是他從小就寄居在河北清河縣，這黃河流域的環境，決定了將軍一生事業的前途；少年時候，他考進了北洋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後不久——大約是民元前吧，就任了中級軍官，後來又進保定軍校在馮玉祥將軍的麾下，也當過編將，這就是將軍偉大事業的開端。

不久，將軍眼看到滿清政治的腐敗和人民的痛苦，國家外患的頻仍，於是憤而拋去官職

，東渡日本，正在這個時候，孫總理在東京組織了同盟會，將軍東渡後便加入從事革命救國工作。在革命過程中，他始終信奉主義，追隨總理，爲着搶救國家民族的危亡，爲着宣揚主義而不屈不撓地與滿清黑勢力鬥爭，將軍這種英勇果敢的精神，在當時頗得各同志的推讚，我們只要看先烈黃克強先生上總理書上曾有：「山西之景定成君，湖北之黃連璧君，四川之李肇甫君，湘南之左仲遠，龔超，劉揆一，宋教仁君，山東之商起予，丁維汾君，江蘇之莊梅君等，皆能辦事。」在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先生努力革命工作的一般了。

將軍回國以後，就深入東北民間，在反勢力下，依然宣傳主義，組織民衆，不多時就在東北揭發起義，領導民衆革命。他那時候已經是關東軍總司令，率部轉戰至烟台，進抵維青，發揮了偉大的力量，這在中華民族的革命史上，是永不可磨滅的光榮的一頁。

革命成功後，當時山東的情勢還是十分複雜不明，中央就把將軍的部隊編爲山東陸軍混成旅，仍由將軍率領肅清當地的反動勢力。

到民國二年，將軍改任陸軍部顧問官，幫助新政府整頓軍政，不到一年，陝西的白狼叛變，將軍奉調爲陝北剿匪司令，到陝西剿擊白狼，不多時便把白匪撲滅，隨着「商震」將軍

的威名，也就傳播到全中國。

民國五年，將軍到山西，歷任旅長師長，到十六年時候已經晉升綏遠都統，贊北方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長，由此我們可以想到將軍的能幹和勤勞了。

北伐的時候，將軍是第三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率部參加北伐，節節勝利，不久，就底定平津，被任爲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剿匪軍總司令，天津衛戍總司令等職，在光榮的北伐史上，永遠閃耀着將軍革命的功績。

到民國十八年九月，將軍調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在山西和閻錫山徐永昌傳作義諸先生大家通力合作，埋頭苦幹，把整個封建式的山西，整理出很好的成績。

民國二十年的時候，由於紅軍在江西，安徽，陝西，甘肅各地和中央政府對峙，內戰迭起，中央在「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決策下，與紅軍轉戰數年，商將軍也奉命出師，專任剿赤軍北路集團軍第三軍團總指揮，當然，這是大勢所驅，我們底商將軍，並不是一個勇於私鬥的內戰英雄。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日寇向我關內進攻，那時，是商將軍是卅二軍軍長兼華北軍第二軍

團總指揮，他眼見敵人的狂暴遽凌，便毫不躊躇地負起了歷史的任務，指揮部下健兒苦戰於長城的冷口及灤河的東西，經幾個月的苦戰，雖然損失了不少英勇的弟兄，然而對敵人的侵略計劃，也給予相當的打擊。

不久，中央在廬山訓練將來抗日救國的幹部，蔣委員長親任廬山軍官訓練團的團長，商將軍也就奉派爲團附，協助幹部訓練工作，在這裏，我們也可想見中央對商將軍的器重了。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間，瘋狂的日寇又企圖繼續向我國進犯，那時我國民衆抗日情緒也達到了極點，雙方劍拔弩張，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商將軍在這危機震盪之際，毅然出任津沽保安司令暨天津市長，不久，復任何北省政府主席；在任內以強硬手段應付一切所謂「地方事件」，不斷與當地妥協勢力進行鬥爭，結果遂被自爲主戰派，遭遇一般主張妥協屈辱委曲求全之輩的排斥，商將軍以格於形勢，有志難酬，遂憤而辭去省政主席之職及冀察自治委員會之成立，商將軍雖列名爲委員，亦託病辭不履任，那時候他已看清楚了敵人並不會因華北當局一時的妥協而滿足的，中日之間，遲早必出於一戰，故在華北防區中，專心整飭軍務，卅二軍在他統率之下，一時以軍風紀良好馳譽華北，有模範軍之稱。

商將軍雖然辭去河北省政府主席之職，但是在國家多難之秋，賢者是不容許高蹈的，不到四個月，他又調任爲河南省政府主席。

七七事變以後，商將軍復膺新命爲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仍兼卅二軍軍長，旋復辭去省政府主席之職，專心指揮華北抗戰軍事，率部轉戰於黃河南北兩岸，著名的台兒莊殲滅戰，卅二軍轄下的一三九師也調去參加，在徐州大撤退前，該師是任担任蕭縣的守衛，掩護大軍撤退，相當盡了戰略上的一定任務，最高當局也傳令激獎。

豫東戰役結束以後，商將軍便又奉令率部移駐江南，連補充休息的機會都沒有，馬上又開拔到南潯綏作戰，僕僕長征，我們於此也可想見商將軍致力抗戰軍事的辛勞了，在南潯綏上，商將軍兼任南昌衛戍之責，在去年八九月間，商將軍部下第一四一，一四二兩師在惡劣的戰鬥條件中，居然運用超卓的戰略，在瑞武路麒麟峯殲滅了敵人整整一個多聯隊，接着又進克馬迴嶺，解除德安前綫的危急，這都是商將軍在南潯線上的功績。

商將軍現時還不到五十歲，這富有政治遠見的軍事領袖，在第二期抗戰中必然會更加獎勵所屬，和敵人苦戰到底，以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的！

商 震將軍：

對於現階段抗戰的意見

——爲抗戰週年紀念而作——

一年來沉痛的回顧

神聖的全民族持久抗戰，在英勇而又艱苦的生活中度過了整整的一年了，在過去抗戰的沉痛回憶中，我們不會忘記一年來各戰場對敵人進行消耗戰的成果；同樣我們也不會忘記無數戰士的頭顱和熱血，爲保衛祖國而犧牲；無數資源和財富，爲敵人所劫燬；更有無數的人民和城市，還在敵人的凌辱和蹂躪之中，這一切都是目前要用鐵和血來向敵人追償的血賬。

現在，抗戰是持久地進行着，爲要瞭解這新形勢的產生和發展，我們對於過去一年來的抗戰，得先來一個客觀的純軍事檢討：

(一) 第一階段——從七七事變開始至同年十二月間南京失陷止。這一時期，敵人的侵略作戰計劃是分作華北與東南兩方面。在華北方面，以平津爲起點，向冀、察、綏、晉、魯各省重鎮進攻，在東南方面，是以上海爲起點，以期囊括京、滬、蘇、杭一帶主要區域。

在這時期中，敵人陸續動員了陸軍二十個師團及海軍第三艦隊來到中國作戰，經過四個多月戰爭的結果，我們的首都南京和最大都市上海以及京滬、滬杭兩綫是失陷了，我們華北五省的首要都市，平綏全綫以及津浦、平漢兩綫的一部份，也相繼淪於敵人鐵蹄之下。在敵人方面來說，這雖然是相當貫徹了這一時期的戰略目標，可是也就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這代價却只能獲取點與綫的佔領（大城市與主要交通綫的佔領），在我們廣大游擊戰爭之發展和地理環境限制之條件下，全面的控制與佔領（廣大農村以及一般中小城市）在敵人依然是心勞日拙的夢想。

(二) 第二階段抗戰——從本年一月起至五月間徐州退出止。這一時期敵人作戰計劃是打通津浦綫，截斷隴海、平漢綫，擾亂中國南部，隔斷我的國際聯絡，肅清黃河北岸的我軍，進佔河南安徽，以期一鼓作氣包圍武漢，甚至攻佔武漢。

爲了完成這一個狠毒的計劃，敵人把在華的軍隊增加至三十三個師團，可是在作戰過程中，却遭遇了重重的打擊，在魯南、在山西，我軍英勇的反攻，大大削減了「皇軍」的銳氣，各戰場失陷區域內的游擊隊活動，也給予敵人以有力的牽制，雖然津浦綫方面的敵人是在帶不過氣中滿足了一下，河南和安徽一部份地域和城市也受了它底蹂躪，然而敵人支付的代價也更大，戰爭結果離開它自己原定的戰略目標也還是相當的遠，特別是由於黃河的汎濫，更沖破了敵人長驅驅海橫斷平漢的企圖；這和第二期抗戰比較起來，却證明敵人的困難是加重，反之，我們的抵抗力，卻不會因戰爭的延長的影響而日益加強；同時，由於國際同情的擴大和國內政治形勢的進步，也更加鞏固了我們抗戰的陣綫。

總之，在過去兩階段抗戰形勢的發展中，我們在各方面都有了顯著的進步。這進步雖然還沒有發展到能夠馬上擊退敵人，然而在堅持持久抗戰的大前提下，却漸漸完成了最後勝利的各方面有利條件回顧一年來，血的史實，表面上一時一地的失守絕對不會使我們氣餒，反之正好提高了我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和增加我們爲民族解放而奮鬥到底的決心

現階段抗戰的重要性

隨着現階段抗戰的開展，新的戰鬥形勢給予我們以嶄新而加重的任務，在目前，敵人方面無疑的是加緊武力的侵略，一切在過去抗戰沒有獲得的戰果，它都企圖取之於目前。同樣我們在團結禦侮抗戰到底的空前決心揮發之下，也更嚴密地鞏固了自己的戰綫，一年來的無數血債，在今天我們更不惜以更壯烈的代價向敵人取償。津浦線雖然目前放棄了，然而徐州的四面已逐漸形成無數的游擊戰根據地，開封以東的隴海綫雖然也落在敵人之手，然而浩蕩的黃河，已驅敵人於澤國。黃河北岸以迄山西全境，我軍運動戰正和游擊戰密切地結合着，隨處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在長江方面，敵人雖然以海陸軍聯合上溯，進窺武漢。沿江一帶，我們目前也許有小小的挫折，然而皖南贛北的軍事地理環境的優勢配合了我們英勇的部隊，也正一天一天使敵人遭遇到更大的阻力。這一切都不足以動搖我大武漢的保衛力量，我們在過去抗戰中，明顯地粉碎了敵人包圍武漢的幻想，在現階段抗戰的今天，無疑地應該集中更雄厚的力量，給敵人的軍事冒險以迎頭的痛擊。

當然，在一切樂觀的信念支持之下，我們絲毫不會忘記當前還是一個艱苦奮鬥的過程。

反之，我們得時加以警惕，一方面提高抗戰的決心，一方面檢討抗戰中客觀的形勢和主觀的力量，糾正行動中一切的疏忽和錯誤，使抗鬥力量作無限的揮發，這是目前抗戰中的一個應有的基礎認識，確立了如上述的認識，我們不妨更略論目前敵我的形勢，和戰局發展的可能趨向。

直到現在止，我們還保持着隴海，平漢，粵漢三大交通幹綫的連絡，這在現階段抗戰中正好作爲貫穿南北的大動脈，武漢便是這大動脈的總樞紐。敵人今天的戰略，雖然因過去遭受的挫折而變更了軍事上進攻的方向，可是，它却依然企圖完成它底未完的計劃，總的戰略目標，仍正於切斷我南北的聯絡綫，以奪取我們軍事政濟的心臟——武漢，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在我們討論抗戰軍事對策之中，不妨先從壞的方面來估計：如果不幸有一天敵人突破了隴海綫或平漢綫，那末我軍事中樞對北戰場的聯絡，勢須依循豫西陝東的公路和水路，而西北的國際路綫，也將迂緩而不能濟用，同樣，敵人如突破粵漢綫，切斷浙贛綫，則中樞對於東戰場，即無法呼應，且從粵海所得的國際援助，勢必須改道運輸，失却迅速充裕的接濟效

果，而武漢爲全國軍事政治經濟的重心，倘直接受敵威脅，則無法收居中策應之效，在行動上失却支持的重心，我之作戰計劃，便得馬上作整個的更變，至於國際方面對於武漢的失陷也難免因而動搖觀望，由於這幾方面的關係，使我們抗戰前途更陷於艱苦而繁重的階段，這都是我們應該加以縝密的考慮，而作有備無患的打算的。

總之，目前是一個抗戰的艱苦新階段，敵人一切狠毒的陰謀將用全力施之於我，我全國上下軍民，非下大決心支持我們的現有陣綫和戰略不可，保衛大武漢，保護我們貫通南北的大動脈，這是我們目前主要而艱鉅的任務！

現階段抗戰中應有的努力

談過了過去和目前的敵我形勢演變，確定了我們現階段抗戰的新的主要任務以後，我們還得根據過去一年來抗戰的教訓，提出幾點實踐上的意見同時也就作爲本文的結論。

(一) 促進廣泛而深切的精神動員。「精神貫徹了整個戰爭的行程」這是軍事理論權威克勞什維茨的名言，魯登道夫氏在歐戰經驗中也堅持着精神爲戰爭決勝的主要因素，在帝國主義立場之戰爭中且如此，那末在弱小民族反侵略的戰爭中，自身已處於劣勢的物質條件之

下，對於精神動員自然是加倍需要，在目前抗戰已過一年，前綫與後方，容有敢死赴敵不惜犧牲之士，然一般論之，精神動員還沒有澈底執行，這是不能爲諱的事實。大抵一個長期持久的抗戰，對於前方士氣與後方民氣，卻不容易維持一貫的緊張和興奮，必須有良好的抗戰教育和有力的政治宣傳來配合在軍民生活之中，才能够化萎靡之心爲不屈不撓的意志，這廣泛而深切的精神動員，在目前是急不容緩的。

(二) 加強各部隊間及各兵種間之作戰協同——在第二期抗戰中，戰術上我們顯然獲得長足的進步，然而未能如意的是各隊部間和各兵種間還沒有達到理想的協同運用，以致常陷於各自爲戰，失却聯繫的弊病，而敵人也充份乘著這種弱點，一貫地進行各個擊破，這實在是一宗很遺憾的事，在第三期抗戰，我們根據過去的教訓，非馬上糾正不可，此後，我們不僅步騎砲工應密切協同，在各部隊的參謀工作也應該建立經常的聯繫，在統一的指揮下，通力合作，同時也應注意於通訊網和諜報網的調整，正確的判別敵情，密切地執行戰略上的攻守，這是值得加以詳細研究的。

(三) 促進戰區內的軍民合作——軍民合作到現在似更還只是口號的提出而沒有良好的

實踐，這也是目前所應注意而加以促進的，軍隊不能離開民眾，這是鐵的定律，尤其是目前由各省的部隊分配在廣大的戰區，在作戰的地理環境上，必須取得當地的民眾合作，才能發揮預期的力量，同時在給養上，運輸上及其他一切陣中服務，也非有民眾來幫忙不可，民眾害怕軍隊，軍隊脫離民眾，這都是抗戰必勝的前途障礙，須要由新的覺悟，新的部署來加以掃除。

此外對於如何在敵人後方發動更廣大的游擊戰，以牽制敵人的兵力，建立我們新的抗戰據點和加強後方的一切抗戰工作，猶其是戰時生產事業的加意培植，以維持戰時部份自給的物質資源，這都是目前很迫切的需要，而應該多方面努力去幹的。

總之，現階段抗戰是全民族戰爭的一個更嚴重的試驗，一切軍事，政治，經濟力量都要動員匯合起來打擊敵人，這樣才可以克服一切困難的環境，走上「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坦途！

廿七，七，七日長沙。

（轉載自抗戰導報）

商 震將軍：

剷除民族史上最可恥的污點

——爲紀念「九一八」七週年而作——

日本帝國主義自明治維新以來，無時不想侵佔土地廣大的中國，以滿足其追求利潤和富源的慾望。日本國內每一次的經濟繁榮，都是靠奪取中國島嶼和人口（勞動力）來做財富的來源。中國的國力損失一次，日本的國力就加增一次。遼之於澎湖列島台灣之被佔，近之於東北四省之搶奪，都不外表現日帝日益接近強盜的行爲。到去年「七七事變」時，日寇的獐獍面目不但在中國人民面前暴露出來，而且暴露於全世界了。

日寇之於侵略中國，是有他的原因的。我們試回想一下，自滿清末年到「九一八」以前爲止，中國國內的政治陷入於何等的混亂狀態中！日寇在那一次不是乘着中國混亂局勢而趁

火打劫！那一次它不是在極力支持和鼓動中國的內亂？總之，中國政治愈紛亂，日寇侵略的陰謀就越易實現。但是，「九一八」的事件，東北山河旦夕之間淪於敵手的刺激，這民族的恥辱，使全中國人民都驚醒了，全國上下着慌了，反省了，終於求得了解救民族厄運的途徑，那便是「全民團結，驅逐日寇」。

所以，自「九一八」到「七七事件」以前這期間中，中國政治機構日益改善，國民政治認識日益提高和普遍，國內黨派關係日益調整，軍隊素質日益改良，這種種都是打擊日寇陰謀的方法。日寇感到這是自己快要滅亡的危機，就乘著中國政治初步改善之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急急發動「七七事件」，以摧殘民族新生的萌芽。

在此，我們可以得到很明顯的結論：日寇最怕中國人民上下團結，因為這團結的力量足以粉碎日寇的一切，因為這團結的力量打破了敵人所慣用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政治陰謀。這個上下一致的團結也就是中華民族不能被任何暴力所屈服的表现。我們相信：中國人民受了這次大教訓之後，這團結將永遠繼續下去，誰破壞它，誰就是民族罪人。

現在敵人的鐵騎已踏進贛北來了，在紀念「九一八」七週年之際，我們不願多懷往事，

我們只希望全國人民——猶其江西人民，繼續精誠團結的精神更積極的拿出力量來保衛江西。

保衛大江西的戰爭即是保衛武漢的前衛戰，這是稍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的。但有些人一聽到保衛大江西便着慌起來，以為從前一提到保衛大上海，大南京，徐州的口號時，上海，南京，徐州仍不免陷於敵人之手。這是錯誤的想法。爲保衛武漢計，江西是必須保衛的，並且從軍事觀點言，江西是可以保衛的。這軍事觀點，可以概括地分兩方面來說：

第一，我們抗日的防禦戰爭，已由平原而轉入山岳，湖沼，森林的防禦戰。我們先佔了地形之優勢。百年前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維慈將軍說過：「防禦是行戰之有力形式，其目的雖然是消極的，我們所以必須利用之者，僅在我力薄弱而不取攻勢之時。我們一到取得積極目的而有強力時，當即委棄此種形式……戰爭之自然的進行，普通亦以防禦爲始，以攻擊爲終」。我們之所以防禦爲始者，一方面固然我方先佔地利，有山岳，大小河川，湖沼，森林可以利用；他方面爲着實現更高目的——消耗戰，持久戰，以廣大的國土和時間的延長來使敵人力量空虛和精神疲勞。待至相當時間，我們便轉防禦爲攻擊，一舉而實行殲滅敵人。

。這裡必須指出：湖沼山岳，就是實行相對的以時間之繼續爲滿足的防禦的天然舞台，尤爲人民武裝——民軍的最得意的舞台。這樣的防禦戰爭，敵人方面當然非常感到不利，例如空軍海軍不能在高山崇嶺上配合作戰，行軍之困難，機械化部隊不能發揮效力，甚至毒氣亦因種種阻碍而不能施用，等等。

第二，襲擊敵人的後方的游擊隊，日益強大，而且所佔的地方又非常廣闊。在目前看來，游擊隊的力量還沒有正規軍這樣大，還不能把敵人後方轉成前綫，但是奇襲，夜襲，斷糧等，也是疲勞敵人的最好方法。

不過以上兩點，還是從純軍事觀點而言的，至於敵人士氣之低下，厭戰情緒之普遍，江西民衆在敵人砲火下的普遍覺醒，都是敵人失敗前途的象徵。

語云：「人定勝天」。我們不要因爲看到勝利的前途爲滿足，我們必須在努力的奮鬥中去爭勝利。自助者，天助之。日寇每次失敗之後，必再鼓其餘力來進攻，流血的戰爭亦益加激烈，直到日寇滅亡之最後一秒鐘。所以，要使上述兩個勝利條件得到充分的保證，我們這

里又要提到團結兩字。沒有切實的團結，一切問題和有利條件都成空話。當然，團結兩字是有非常豐富的內容的，例如一般的民主問題，人民生活改良問題，等等，但目前保衛大江西聲中，必須在具體問題上做到如下兩件事。

第一，必須做到全江西民衆的政治總動員，使人民與政府真正的切實的團結起來。所謂政治的總動員應該是有自動性的，不是鞭撻的，被動的。不是由上而下的，應該是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兩者統一起來。不是形式的，而是注重實際的。現在敵人的毒手直接威脅到江西人民的性命和財產，稍有天良的國民，亦願意爲國効命。但我們要去領導他們，把他們組織起來，同時，在組織過程中，我們要考慮有什麼阻礙組織的惡勢力沒有，要考慮過去的舊組織形式能否適用這種種問題。

第二，這政治動員當然要發展爲軍事的動員，即一方面民衆自己武裝起來；一方面民衆爲軍隊服務，在運輸，築工事，救護，嚮導，偵探各方面幫助正規軍。不論民衆自己武裝或以居民地位幫助正規軍，都是軍民團結的表現——軍民合作。

只要做到上述的政治與軍事的總動員，才能保衛江西，驅逐日寇。只有依靠國民的上下

大團結，才能洗雪中華民族史上的一切恥辱，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幸福的旗幟才能豎立起來，而且永遠飄搖於世界之上。

廿七，九，一六於南昌。

（轉載自抗戰導報）

李兆鐸師長：

蕭縣守衛戰之回憶

蕭縣守衛戰是徐州大軍突圍前一個重要的掩護戰，担负這種任務的軍隊便是三十二軍一三九師，這師在參加過台兒莊殲滅戰以後，雖然相當勞頓，然而這一次臨危受命，依然能克盡厥職，孤軍奮鬥，作有勁期間的堅守，使敵人從永城方面迂迴過來的攻擊，受了相當的阻碍力，而徐州大軍得以從容退却，這可以說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戰績。本文的作者便是該役的指揮官李兆鐸師長，這是抗戰史中值得珍惜的材料。——編者——

當台兒莊戰鬥最劇烈的時候，本師（一三九D）奉令担任舍河鎮方面的戰鬥；經過四十天晝夜不停的苦戰，作戰的精神和物質，都有相當困乏和損失，五月十日已奉令歸還考城附近三十二軍建制，補充整理。十三日全師冒夜徒步開拔，經過四十幾小時的持續強行軍，纔於十五日清晨抵達徐州。那時候，荷澤和永城都相繼失守，敵軍分數路向東推進，不僅徐州西方的隴海路兩側都受到敵人的威脅；同時敵人已相繼佔領了黃口李樓之要點，連徐州的連絡綫也切斷了。最高統帥部在這樣危急的情勢下，便馬上將台兒莊邳縣運河一帶之大軍重新部署，以圖打通隴海綫，作有計劃的戰略行動。

我們到達徐州以後，便聽說蕭縣告急，蕭縣是徐州西南的一個要點，離徐州約五十里，是江蘇北部很富庶的一個縣，在敵人從永城向東迂迴過來夾攻徐州的時候，徐州的前衛戰便在蕭縣開始了。徐州如果不能作有效的短期堅守，那末台兒莊運河一帶的大軍，在新的行動上失了聯絡的孔道，這無疑是很危險的。要延遲徐州的正面爭奪戰，掩護戰略上的部署變更，這時候，死守蕭縣是必要的，最高統帥部對於這種形勢是慎重地把握着，我們的部隊抵達徐州的時候，雖然已是疲乏之師，然而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每一個官兵，都興奮地期望着待

新的任務，補充和休息的意義，已不在我們意義之中，果然，在行軍喘息未定之際，本師臨時便奉到司令官的手令，着即馬上向蕭縣出發，並限於今日（十五日）下午六時趕到縣城。這個光榮而又沉重的使命放到每一個官兵身上，大家便毫不遲疑，跑步前進，新的血戰史頁，也就從此展開。

我帶了幾個旅長團長及少數幕僚乘汽車首先進入蕭縣，時間是下午四點一刻，縣城是冷清清地一片荒涼，老百姓已搬走得八九，縣城的四週有綿密的山脈，形勢也很好。在縣政府會見了李專員和王縣長，略略談過當地的一般形勢以後，我們便一同到城外四周偵察地形，那時候蕭縣的西南方面已展開了戰鬥，當地的地方團隊數百人在帽山店附近正和敵軍苦戰，在了里寨方面，有第某某集團軍的特務營黃營和敵人在對峙之中，同時根據探報，向蕭縣前進的敵軍，兵力約計二千餘人，挾有重砲六門，野砲十餘門，坦克車和裝甲汽車也有數十輛，此外還有輕氣球配合着砲兵作戰，在兵力上顯然是佔有優勢的。

當我們偵察了地形以後，我感覺到固守城廓，應固守城外各要點，這是戰術上必然的定則，於是馬上下令派一部份部隊向帽山店丁里寨附近之綫推進，以期接替團隊和黃營，阻敵

於遠方；此外還派兵在老宅，三里莊鄰莊之綫，佔領陣地，以謀阻滯敵人之前進，這是原定的作戰計劃。

下午五時，所屬第二旅全部抵達，即依照決定，以一團兵力守衛縣城，另外以其他一團向帽山店丁里寨東西之綫推進，可是這一團出發未久，即報告已於中途與敵遭遇，不得已而在鳳凰山龍山及蕭縣南郊各村落之綫佔領陣地，阻止敵軍前進，同時下午十時第一旅亦先後到達，除再留一團兵力協守城垣外，其餘一團即派往段家花園三里屯之綫佔領陣地。當夜，鳳凰山一帶開始受敵攻擊，我軍沉着應戰，兀不為動，敵軍受我抵抗，旋退旋進，迄至十六日清晨，戰事依然持續着。敵人的重砲，由輕氣球指導着，很兇猛地威脅到我們的散兵壕和重要據點，然而各部隊官兵都能以準備犧牲的精神，發揮着偉大的抵抗力。

最高統帥部是深知我們處境的困難的，他不斷地以電話指示作戰機宜，同時還給予熱烈的鼓勵和慰勉。盛說增援的軍隊至遲十七日晨可以開到，希望我們忍耐戰鬪，苦撐危局以俟援軍到來。經過一夜的苦戰，全軍將士都咬緊牙關，執行他們的戰鬪的任務，除了和敵人拚命以外，還要和困倦搏戰。敵人曾作無數的兇狠攻擊，監經我守備部隊苦戰擊退，當然，這困

守孤城的戰士們也遭受了慘重的傷亡，然而作戰的精神却還依舊一樣健旺，每一戰士每一個官長，都互相淬厲着，在司令部中各僚屬也一致抱着必死的決心，通力合作，指導着當前艱苦的戰鬥，如是又告撐了一夜。

十七日晨，援軍依然未見開到，根據派往第□□師的連絡軍官高團長回報，該師已到達蕭縣東南地，已向張二莊左右之敵攻擊，但因遭敵人的頑抗，進展極感困難，同時派往第某某師之連絡參謀參謀報告，該師奉令在姚樓魯山一帶佔領陣地，相機應援蕭縣。於是馬上仍令該參謀重往請求該師火速挺進，結果該師即派出一連向鳳凰山，一營向龍山增援，可是不久因徐州以西的霸王山失淪，第某某師復被調回徐州附近。待援之希望，已成泡影，這一天敵人以步砲空協同作戰，攻擊特別的利害，城外各高地與城之四圍，同時遭受猛攻，城外與城內之連絡設施，也大部份給敵人砲火摧毀，因而與徐州方面之交通綫亦爲之切斷。經過一日浴血的抵抗，我軍傷亡愈大，激戰至當晚，城外高地及四圍，先後落入敵手，蕭縣縣城遂陷入重圍之中。這時候的情形，真可以說是到了「人困馬乏，彈盡援絕」的關頭。

當我軍從各高地撤退的時候，曾着其以游擊方式向敵伴攻逆襲；然而結果兵少彈缺，收

效不大，這一天晚上，敵人利用黑暗分三路向北西南猛撲城垣，我軍堅決死守，敵軍便派遣一部份手足套上鐵爪的敢死隊，兇猛地企圖攀登城牆，好幾次都經我軍沉着擊退，特別是守南城的補充第一團，敵人經五次上牆的攀登，都爲該團官兵擊落。在南城下，敵人遺屍多至二百具，這種種壯烈殺敵的事實，是值得讚美的。

十八日拂曉，在迷離的曉色中，戰鬥又開始了。敵人更以極猛烈的砲火，向城內施行散佈射擊，一連打了兩小時，城內房舍焚燬殆盡，工事電話也全被破壞；在這種兇殘的火力威脅之下，守城的希望更微了，敵砲兵在施行散佈射擊以後，馬上又集中火力向北城集中射擊，城上守兵和工事都無法避免犧牲；在砲火延伸射程及坦克車掩護之下，敵軍數百繼續爬城，這時候恰好師之預備隊增加到來，馬上對敵人迎頭痛擊，一小部份衝上北城的敵軍都被我守兵殲滅；但敵人旋仆旋進，在幾輛坦克車掩護之下，它底來勢依然很兇；這時候北城上守兵彈藥已罄，預備隊亦調無可調，各守兵在悲憤之戰鬥中，不少揭取城上磚石以拋擲敵人及其坦克車者，卒以大勢已去，遂爲敵衝入城內，悲壯之巷戰遂亦因茲開始。短兵相接的肉搏戰鬥，從北門彌漫到每一個角落，刺刀格殺聲和槍砲聲混成一片，我官兵雖處此悲慘的狀況

況中，依然抱着流完最後一點血的精神與敵人作殊死戰。那時我和石副師長在城上督戰，大家都給流彈射傷，不過在這緊張的局面下，誰也不會覺得痛，最可痛的却是鄧參謀長（佐虞）（呂副旅長（革爽）馬副旅長（驥德）陳團附（芳榮）李營長（彥文）也先後在巷戰時瘁忠殉國，下級幹部傷亡尤爲慘重；在這艱危之際，噩耗傳來，真有欲哭無淚之概，巷戰時間從清早延長至上午十時，入城的敵人愈衆，我方因傷亡之故，兵力愈見減少；在槍林彈雨中，我率一部份重要僚幕，與非列兵數十名與敵人作持續之巷戰，延至正午，城內陣地僅餘東門一隅，事實上戰局已不能再挽回了，於是忍痛揮淚，率衆冒彈雨向東門突圍而出，沿途迭遭敵人迎襲，險象環生，一路復與各門散失之士衆，漸次結集，迨抵友軍防地，檢視所部不足千人，回想苦戰四日同袍士衆，抗戰之英勇，犧牲之壯烈，至今猶恍在目前，我們後死之身，踏着先烈們的血迹，只有更加努力提起保衛祖國的槍，和敵人拚命而已！

廿七，八，一三。

（轉載自抗戰導報）

周熹文參謀長

黃河北岸之游擊經過

爲了台兒莊的殲滅戰，我們右翼友軍就增加津浦北段去了。本師（一四一師）才由開封東調，接替長垣東明一帶的河防，這幾天長垣城的敵人，不住的來到朱林口，照例的升起他的輕便汽球用大砲向我們轟擊。

在四月二十八日的那一天，我們營長趙國勝（七一五團三營的）奉到師長的命令，着尅日渡過黃河，在滑縣濮陽長垣一帶的地區，以敏捷活躍擊東擊西飄忽不定的方法，以展開我們的游擊戰。使敵人不得在我們河防的正面渡河。

我們奉到命令以後，非常的興奮，猶其是我們的士兵，在黃河南岸作工，猶其是我們的士兵，在黃河南岸作工，已有一個多月，非常的煩苦，早想着與敵人拚一下了。當日晚上補

二團就接替了我們的河防，四月二十九日早三時由朱林口渡河便到了對岸的馬樓。

沿岸的幾個村莊，倭寇都會到過，人民很是稀少，各村只剩下了幾個六七十歲的老嫗在守着她的門戶，好容易找到個年約三十多歲的壯年，叫他領我們到長坦縣屬的東河集去了。

昨天我們忙了一天，大家都沒有休息，於是便在此休息了，當即派了十餘名便衣偵探出發，三十一日晚九時我們又向黃村出發了，即日晚十二時到了該村翌日就聯絡當地保甲長，並一面派我們的便衣偵探率領許多的抗日民衆，來破壞長坦濮陽間的公路，逐步的由長坦破壞到碼頭，約有六十華里，每隔五公尺掘開二公尺半，寬約深約二公尺的深溝，以防碍敵人吾機械化隊部交通。在一日至六日這幾天內工作，都是破壞敵人的交通綫，及刺探敵人的動向，我們的便衣偵探不算不勇敢，個個都能深入敵地去探詢，像什麼長坦縣濮陽縣滑縣道口街等地方，都能探得清晰。甚至於與敵人挑水，趁他們睡覺的時候，把他們的日記本偷來，把他們的佈告偷偷的扯來，我們的士兵真算達到任務了。

當五月六日我們住在延屯地方，下午五時據便衣偵探報告，老岸鎮有敵人千餘名，砲十餘門，今早七時到了老岸鎮，係由長坦開來的，在該村吃飯休息等情形，我們一面又派了

兩名精明的偵探，刺探如何動作，旋據報敵人今晚八時就向濰陽出發，我們決心就在徐固營伏兵以待，依當時情況及距離計算，老岸鎮距徐固營約二十七華里，延屯距徐固營僅二十里，我們決心即時出發，我們休息了幾天，敵人行了一夜軍，必定疲勞，以我們休息充足之士兵，乘其不備，來打他一下，敵人一定會吃虧的，約十點鐘的時候，我們的隊伍到了，就在徐固營公路巡旁，令五六兩連伏兵以待，第四連挖置於回莊，十一時左右，敵人的騎兵約五十餘名，沿着公路前進，我們把他護過去了，約一刻的工夫，敵人的大部隊到了，行軍次序很紊亂，也不靜肅，這時我們的伏兵便開始射擊了，這時他的駱馬跑了不少，重要的文件也遺棄了，敵退後約三百公尺即佔領陣地以機槍向我射擊，繼又用砲兵向我轟擊。我們確知敵之兵力三倍於我，因在夜間故與之對峙，遲滯敵的前進，敵以任務東進關係，故夜三點鐘敵即以一部掩護大部向濰陽逃竄，我們當令第四連劉排長率領全排跟踪追擊，至兩門鎮附近，敵已遠颺，營長率五六連也跟進至該鎮附近，就在比集合，仍返回原地宿營，這次敵能敵人約二百餘名，（內爲塚島木大尉尉鈴木准尉兩名）獲洋馬八匹轎重車土敵一輛，武器彈藥甚多，其最有價值的是敵軍官日記及作戰命令，此外我們還生擒了敵兵高木



本國民眾戰的話，這次游擊我們算得到了相當效果，然而，我們却無多大的傷亡和損失。

七日早四時我們又向黃店出發，就在黃店休息了兩天，但這時我們的斥候，仍然在刺探敵情，九日下午五時偵探的報告，北塔邱村到有敵兵約百五十名，重機槍兩挺在該處休息，擬向濰陽前進，接到這個報告，全營即急極向兩門鎮前進，到達山木村天已黑了，這時又接便探的報告，敵人已過兩門鎮，即今四六兩連以期迎頭痛擊，不意敵向左迂迴當在汴村遭遇，首先我輕機槍射擊，敵人紛紛後退，佔據村中的東南部，我們就把他們包圍了，幾乎全被我們打死，後來濰陽的敵人知道了，用汽車載來步兵約五百餘名，砲二門，於十日早趕到，我們爲避免與他決戰，就安然撤退了，是役斃敵約百餘名，我傷士兵七名，陣亡士兵五名。十二日的早晨接到我們宋師長命令，荷澤吃緊，着我營調回，當日晚由高村口渡河，於是我們的游擊戰即告結束了。

（轉載自抗戰導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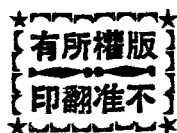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其年九月十五日

國立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叢書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第四種
前征 鄧梁定慧等著 定價一角五分	第二十集團軍從征記 定價二角 馮伯恒著	東江一月 定價一角五分 集體執筆	農民抗戰講話 定價一角五分 布谷著
本書是本團過去一年來前後方重要文獻彙輯，舉凡政治，軍事，文化各戰時現實問題，皆有論及，足與本團工作實踐相互印證。	這是南潯綫上從征工作與生活的紀實，作者以活潑而典麗的文筆，把團體生活與軍隊生活，真切地反映出來。書末有該軍將士言論及戰鬥紀實，尤為可貴。	本團東江隊於今年四月底由香港出發龍川縣工作，本書為該隊同志出發一月來之工作系統報告，內容除詳述工作實況外，並有正確之理論滲透其間，為農村工作之有價值文獻。	以通俗化的史的敘述，指出農民對抗戰的責任，內分五節，內容扼要而活潑，足為研究戰時農民問題之一助。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七月初版

定價國幣二角



著者 馮伯恆

編輯者 本團出版委員會

發行者 本團駐香港辦事處
大道中華人行七樓

電話：二一三四四

經售者 各地大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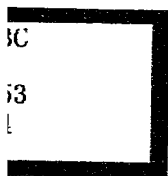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山大學戰地
服務團叢書第二種

第20集團軍從征記



82

311-21



8C

63

1